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上經卷第三

此二睢州張湯又斌

此三吉水李振裕

賁自小畜

同較

繁昌

丁德明監梓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義曰序卦云此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是由比卦既相親比則必有畜積之道也蓋此一卦是乾巽二體乾本剛健而居上處于下則必務于進而巽以柔順處上必不能止禦之也亦猶在上之邪欲已形然雖有順正之德必不能止畜之也故得



小畜之名此小畜亨者以大畜之卦其畜道至盛故不言亨而此得亨者蓋大畜是乾下艮上以乾在下必欲上通而艮居上卦爲山又能止物是使在下之陽不得上進及夫畜極乃亨故卦下所以不言亨也若此小畜亦乾在下而巽在上巽以柔順之質不能拒物乾雖上進而不能止之故初則復自道九二則牽復至于依附乃能止之獨止于九三一爻而已是陽志得以上升故言亨也然按此一卦之迹其文王之事耶蓋文王當紂殘暴不道之君以已雖有其才德然紂之左右前後皆僉

壬故終不能止之也以此知文王內文明外柔順而道在小畜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者夫陰陽交則雨澤乃施若陽氣上升而陰氣不能固蔽則不雨若陰氣雖能固蔽而陽氣不交亦當不雨猶若釜甑之氣以物覆之則蒸而爲水也夫東震北坎皆陽方其陰氣上交于坤位則雨矣南離西兌皆陰方其雲氣不能爲雨今言自我西郊是雲氣起于西郊之陰位必不能爲雨也以人事言之則猶君之邪惡已形而又有便佞之臣左右逢迎其志其間雖有一二賢正之人亦必不能止矣夫君

欲既行而諂諛以滋之臣又不能止畜則膏澤何從而下哉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義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此指六四而言也小畜卦有二義何者夫陽以生物其德至大陰以濟陽其德至小今六四以一陰柔得位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五陽皆應之是小者能畜矣夫三陽在下而並進四以一陰獨當其路勢極柔弱必不能止禦至于進極乃始能畜是小有所畜

也此二義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者此據二體而言又就釋所以得亨之義也夫乾以健位于下巽以順處于上乾健務進而巽順不能止之使其剛健巽順安然由中而行是于邪欲得亨耳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者已解在前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義曰風者震動之氣能生物亦能成物其行于地上則可以助天地生成之力也今以二體言之則巽在乾上則是風行于天之上其功不及于物是小畜之象也君子當此之時知其未可以進用則

懷畜仁義懿美文德樂天知命待時而動其志在
于佐君以澤天下之民物而已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義曰乾體在上今居于下必務上進也此初九以

剛健之質居乾之初勢必務進而又應在六四六

四又以柔弱居巽始是必不能為之制畜但聽其

進而不拒順其性而不違此所以得復自故道而

剛志得行安然不犯咎過而自以為吉也象曰其

義吉也者言復自故道而无所違拒于義理自吉

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義曰九二以剛陽而務進然其應在五五雖以剛

陽居上而體本巽順非制畜之極不能逆已之進

故得牽連而復所以得吉者居中之故也然五本

剛健雖不違已志然猶不若六四以柔道依違于

初使其安然上進故此必待牽連而後得復也象

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者言九二必待牽連而

後復是不能復有所為但于已不自失耳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義曰輿車也輻車輪也乾為陽故稱夫巽為長女

故稱妻言九三以剛健欲務上進上九居畜之極固止而不從之是故輿說其輻而不能行夫妻反目而不能正然按大畜之三則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而此言輿說輻者蓋大畜之時臣能以大正之道畜君于始使其邪欲之不行故畜則有厲而二則說輶九三畜極則通所往皆獲其利故曰閑輿衛利有攸往今小畜巽順居上其臣之勢微力弱不能禦君邪欲之志故初則復自道二則牽復至此九三方能止畜而不使之進故曰輿說輻夫妻反目也大凡非至聖之人不能无邪曲之情必左

右前後皆得正人端士以大正之道而規戒制畜之使其思慮不入于邪言動皆由于正則終有天衢之亨也若夫左右前後皆以讒諂佞諛逢迎其惡則其間雖有一中正之臣亦必不能止畜之也夫正臣不能止畜則放僻邪侈无所不入驕奢淫佚无所不至而車輿說輻之咎夫妻反目之禍何以逃哉且大畜始雖不通至于九三則利有攸往是其爲福也甚大小畜始雖能亨通至于九三則有說輻反目之禍其爲患也非輕蓋制畜之道當在其始而聖人所以戒也象曰夫妻反目不能

正室也者言九三至放縱既極而見畜于至正之臣以至不能正已之室況于他事乎則其爲禍也可知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義曰孚謂由中之信也血者所傷之稱也去除也惕懼也出散也言六四以柔順居巽之初下之三陽上進而已獨當其路將以拒止之而不使其進則必爲其所傷故當以由中之信發于至誠依附于上之二陽同心一志與之共止畜之則傷害可以去惕懼可以出散而免其凶咎也象曰有孚惕

出上合志也者言六四所以畜于物者蓋上九當制畜之極已能一心合志依附于上而共畜之則能出散惕懼也此不言血者蓋惕懼既散則去其傷害可知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義曰攣攣連也如語辭也鄰謂九二也此九五居小畜之時位雖剛明體本巽順又以由中之信攣攣于物故九二所以得牽復而上進也故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者言九二以陽質上應于九五九五又以由中之信接之是不專已之富盛而分用

于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義曰夫六四以柔順不能畜物使初得復自故道
至于九五雖以剛質處中然體本巽順故亦不能
拒九二之進至此上九制畜既極九三雖欲務上
進乃爲已之所禦而其志不通也故其辭曰輿說
輻夫妻反目是也夫陽氣上進陰不能固蔽之則
不爲雨澤也象所謂密雲不雨是也若陽氣上升
陰能固蔽之則蒸而爲雨今此上九是能固畜九

三之進然位雖陽爻而體本巽順是陰陽相應而
成雨澤故言既雨也既處者既安也夫六四以柔
弱之故是以惕懼而不敢安此上九既爲制畜之
極能固止其九三之進則安然而居不在惕懼也
故曰既處尚德載者言昔之不雨今既雨矣昔之
不安今既安矣此皆由君子之人貴尚其德而行
之故也婦貞厲者言此上九雖以陽處之然而體
本柔順下應于九三是婦道也以婦而制畜其夫
于正道言之蓋亦亢厲也月幾望者至陰之精也
乾爲陽故爲日巽爲陰故爲月日常滿月多虧今

至于此是巽之極而陰之盛也月至盈而言幾望者蓋月者臣之象也君之邪惡既見畜于臣是臣德之盛也然以臣之分則不可過故當常若月之幾至于望則可也君子征凶者夫上九居制畜之極而有既雨既處之事是時之甚盛也爲君子者若復更有所往不知其止則是凶咎之道此聖人存誠之意也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者言所以獲既雨既處者由君子以仁德積之于內而行之于外以至有大正之道畜其剛健之進皆由久于積習然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者言至此道盛之

時若復征進不已則必爲人之所見疑也

履

☰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啞人亨

義曰按序卦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言物既有所畜聚須禮以節制之故履所以次于小畜也然則履者禮也夫人之情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之于味鼻之于臭四體之于安逸必得禮以節制之然後所爲適中動作合度而放僻之心无自入矣苟不以禮節制之則必驕情肆欲无所不至是其禮不可一失之也此卦上乾爲天爲剛是爲

君爲父爲夫之道也下兌爲澤爲順是爲臣爲子
爲婦之道也乾剛在上是能以尊嚴臨于下也兌
說在下是能以說順奉于上也上下相承故得君
臣父子夫婦皆有其節制則上下之分定而尊卑
之理別天下之禮行矣履虎尾不啞人亨者此聖
人之深意也虎者至威至猛之物也啞齧也然今
履蹈其尾而不見啞齧終獲其亨者蓋言暴猛之
物不可以犯若君子能盡禮以履之終亦不見其
傷也何則夫以天下之尊莫尊于君生殺之權繫
之也若爲臣者能內盡其忠外盡其禮柔莊肅慎
以事于上則君雖有雷霆之威嚴亦將溫顏柔色
一而接之矣一家之尊莫尊于父一家之喜怒繫焉
若爲子者內盡其孝外盡其禮溫柔恭順以事其
父則父雖至嚴亦將柔順而接之矣況于下者有
文以相接有情以相親其間縱有離間之心亦不
可得而離間也是故君父之至嚴鈇鉞在前鞭朴
在後爲臣子者果盡其心竭其力厚其禮以事之
則終不見其傷害也故曰履虎尾不啞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義曰履柔履剛也者此言得履卦之名者蓋由以柔順之體上承于乾剛之質此所以名曰履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者此就二體而言之兌以陰柔處于下而上承剛健是由賤之事貴卑之事尊苟非盡悅順之禮以事之則其傷害可知矣固當執此道以事之則猶蹈猛犖之獸而亦不見其噬齧也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者此止言九五之德也體本剛健而又以陽處陽居中履正是其德剛明而中正也以此履踐至尊之位

而不有疾病則其道光大而明顯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義曰乾天也兌澤也夫天本在上今居于上澤本在下今居于下是尊卑分定而各得其所也故君子于此時以人之飽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則近于禽獸也是以作爲禮制以節之教之辨別其民之上下安定民之心志使爲君爲父爲夫爲長凡在人之上者皆以恩威接于下使其爲臣爲子爲婦爲幼凡在人之下者皆以柔順事于上如此則上下之分定而人民之志固定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義曰夫禮之本本于質是故冠冕之始始于緇布之質衣裳之始始于鞞鞞之質器皿之始始于污尊瓦缶之質飲啜之始始于大羹玄酒之質是皆禮之始率以質素為本也今初九居履之初是能本于質素而行故曰素履也往无咎者往則踐履而行之之謂也言當此履之始而君子能往踐質素而行之故得无咎象曰獨行願也者此履卦之象初能踐履質素而行者蓋獨行已之願也何哉其為禮之始本起于質朴迨後世則尚文尚華惟君子則能不撓于眾而獨行此質素之願以矯正當時于淳約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義曰九二居下卦之中其體是兌兌者和說之謂也今既履得其中又能和說則是樂其道而忘其憂踐其道坦坦然安于循理也幽人貞吉者幽人則樂道慎獨之人也凡人之為理貴本于中而行則得其為禮之中道故周禮大司徒以六禮教萬民之中是所行之禮貴得其中也且凡人之為禮

則得其為禮之中道故周禮大司徒以六禮教萬民之中是所行之禮貴得其中也且凡人之為禮

有恭肅矜莊而過其中者有簡易惰慢而不及其中者有外能恭莊而內實不敬者有內能恭敬而外不整肅者有顯然能行中道而欺于闇室者有不欺于闇室而傲于等夷者是皆爲禮失其本而不得其中故唯此樂道慎獨之人能行之是于正道而得其吉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義曰六三位過九二不中也以陰履陽不正也過中失正則所行之禮皆不知其本始而不能免其憂逃其凶也喻如眇者之能視亦不足明其中道跛者之能履亦不足行其正道以陰而乘剛是踐履其虎之尾而見噬者也且以陰而履剛其志本暴猶若強暴之人爲于大君視所行所爲皆不中不正而至凶禍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義曰愬愬驚懼之貌也九四處上卦之初履六三之上而六三以陰居陽其志尚剛武今九四乘之是履虎尾也既履此剛暴之上爲九四者固當愬

愬恐懼則終得其吉也何則四本陰位今以陽而居之是本有謙志又近于九五之尊五以已有剛明而尚謙志委任之既爲上之所委又能愬愬然恐懼則得其吉也故曰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志行也者言九四能履蹈于六三之虎尾終乃得吉而不見其噬者蓋因已本尚謙而見信任于五又能愬愬然恐懼不敢自安以是而獲其終吉則已之志得行也

九五夫履貞厲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義曰夫決也貞正也厲危也言此九五以陽居陽有剛明之德而居尊位爲臨制典禮之主也夫既有剛明之德而又居至尊之位故能決然定典禮之是非辨制度之中正分上下之等夷齊天下之民志也夫爲禮之道本于尚謙在繫辭則曰謙以制禮是也今九五以剛爲禮之主于正道言之則危厲可知也故曰夫履貞厲象曰位正當也者言此九五既爲制禮之主固當尚謙退爲本則得其中而吉也今乃以剛夫而爲之是于貞道有厲也故聖人于此責之言九五所處之位既已正當則宜尚謙爲本不可用剛夫以制禮故有貞厲之道

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義曰視瞻視也考稽考也祥禍福之兆也何謂禍
 福之兆蓋凡能履其禮之中正而行者則獲其福
 慶也不能由禮之中正而行者則至于禍患也夫
 初九居履之初尚其質素而行之故得无咎今此
 上九居卦之極是禮法之已成也禮之既成則當
 視瞻其所行之道而稽考其禍福也其旋元吉者
 言上九既居禮法之成又能視其所行之如何故
 周旋反覆之間皆能獲元大之吉也象曰大有慶

也者言此上九居禮之成又能視其禍福以至周
 旋之間皆獲元大之吉是大有其福慶之事也

泰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義曰按序卦云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蓋言
 凡人既能行其禮典則必獲其安泰泰者安也以
 二體言之則乾本在上今降而下之坤本在下今
 升而上之是上下相交陰陽相會故謂之泰以人
 事言之君以禮下于臣臣以忠事于君君臣道交
 而相和同則天下皆獲其安泰也故曰泰小往大

來吉亨者自內之外是往也由外入內是來也陽
德剛明又主生育其道至大故稱大今下降之是
大來也陰主柔弱又爲消剝故稱小今上而升之
是小往也陰陽之氣既交則萬物得其吉而亨也
以人事言之則大爲君子也小爲小人也大者來
居于內是君子進用于朝廷小者往而處外是小
人退黜于巖野也君子既進小人既退則君臣之
道交而上下之心和同成治于天下而天下之民
皆得其吉而亨通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義曰天地交而萬物通者言陽氣下附陰氣上騰
二氣交感萬物得其生而亨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同者上君也下臣也若君以禮敬接于臣臣以忠
節事于君則是上志下接下情上通上下之道交
通故能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治也則天
下之民皆得其安泰也內陽而外陰者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小人外而君子內泰之道也內健而外
順者此止以君子之身而言也故君子內懷剛健

之德而外示柔順之貌以此之故所以爲泰也內君子而外小人者言君子則親附而用之小人則疎遠而黜之是君子之道日以長而小人之道日以消然則聖人作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于此所以丁寧而言者蓋欲其在位者登君子而任用之抑小人而黜退之則天下之事无不舉萬民之業无不安是泰道畢矣故聖人所以申勸而言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義曰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二氣交通而萬物得其生此天地交泰之道也后者天子諸侯之通稱也蓋天地交泰以生天下之財是以天子諸侯觀此泰卦之象阜豐其財以成就天地生育之道故作爲網罟以畋以漁作爲耒耜以耘以耔用商賈以通有无作工功以便器用阜豐其財使鰥寡孤獨皆有常餼此所以成天地化育之道輔相天地所生之宜以扶助天下之民而至于安泰也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義曰乾本在上今居于下必務上進若君子將進用于朝廷以佐君澤民而興天下之泰也茹者相

續之稱也彙者類也征者進也夫茅之爲物拔之則其根牽連而起若此初九之君子旣進用于朝廷則天下之賢必皆引類而進則是君子之道長之時也君子之道得長則天下之民受其賜如此則吉莫大也象曰志在外也者言初九之君子必將引類而登進者蓋其志于天下之民而進求其用所以佐君而共立天下之治與天下之泰也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亾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義曰九二以剛明之德居中而上應于六五之君爲六五之所任是君子見用于時爲興泰之臣也然而天下雖泰其間不无荒穢而九二旣以剛居中則必寬弘廣大其心以包藏其荒垢也故曰包荒用馮河者馮河是暴猛之人也九二旣居重位柄重權爲天子之見任而能遠大其器量雖此馮河暴猛之人亦能用之何則夫良匠无棄材隨其長短大小而皆適其用況天下之廣當泰之時雖此暴猛之人亦有以用故曰用馮河不遐遺者遐遠也遺棄也言此九二之君子荒穢者包藏之暴猛者能用之是皆由其廣大寬厚之至故雖遐遠

者亦不遺棄之也朋以得尚于中行者言九二既以剛明之德見任于六五而又廣大其量以容于物故必不親已之所親而親其朋類如此所以得尚于中道而行也象曰以光大也者言九二之君子既得尚于中而行是其道光大而明顯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義曰此一爻聖人因天地將復之際故設爲之戒也言乾本在上坤本在下所以泰者上下交也今九三居下卦之極是天地將復之際也天地復則

不交而否矣故聖人戒之曰无有平而不歸險陂无有往而不復其所者猶若无有泰極而不至衰否故當艱難而守之以正道則可以久于其泰而免其凶咎也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言既能艱守正道則不待憂恤其孚信而自然明顯故可以往而安食其福祿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者言九三居乾之上是將復于上在坤之下是將復于下當天地之分際故曰天地際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義曰翩翩者自上而下疾飛之貌也夫九三以陽居乾卦之極是三陽同志皆務上進也六四以陰居坤卦之初是三陰同志而皆欲下復也故此所以翩翩然與上三陰具復其本所以无有凝滯也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者以用也言三陰同志皆欲下復故此六四不待富盛而自然能用其鄰不須戒備而自孚信也故曰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皆失實也者實謂居處也言乾本在上今泰之時則下之坤本在下今上之是上下皆失其實也六四所以翩翩然欲將復而居下謂其失實故也中心願也者言六四不待戒備自然有孚信而下復者是衆心之所共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義曰帝乙商之賢王也歸者婦人謂嫁曰歸歸妹之爲言順也祉福也此六五乃中順之主也當此泰平之時能以文柔接于下則象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卽君降志而接其臣所以興泰道者也猶言帝乙賢王以女下嫁于諸侯是謙順之至也故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者夫天子以女而下降于

諸侯是順之之至也而在下者又能盡其分故上下皆獲其福祉而有元大之吉也故曰以祉元吉象曰中以行願也者言君治天下必欲得賢能之臣爲之委任也今六五能執謙以下于九二賢明之臣以至獲元大之吉是由其中道而素願得行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義曰大凡平治之世雖教化甚盛其間不能无姦惡之人堯舜太平也未必无小人桀紂暴亂也未

必无君子皆繫于其上之所爲如何耳是故古之善爲國者旣以仁義道德爲已任而安治天下又且高其城濬其隍以爲之戒備而防天下之姦寇也何則天下雖在熙泰而姦惡之人其心未嘗安故聖人謂王公設險以守國者將使治天下者必有仁義以興治道亦須設險厄以崇備也若但有其德而不能設備則不可以保其國也若但設其險阻而无其德其國固不能以保也昔在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而居岐山之下而邑焉以太王爲國非无德也然卒爲狄人之所迫者以不設備故

也使太王居是時高深其城池則雖夷狄之侵擾亦无能爲也又秦之始皇有天下北築長城西據崤函帶山阻河險厄萬里非无備也然二世則失天下者以不爲德故也使秦皇能以是國而脩其德以濟之則傾亾之禍无有也以此知爲國者必有其德又設其險則可以永永而守也然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蓋一時之權言耳非萬世之大法也且五帝而下堯都于冀舜都于蒲今之河中府是也禹都于安邑湯都于亳今之河南是也周都于鄠鎬今之洛京是也是皆其所都之地所處之國

未有不以山河之險而守其國也聖人之戒治天下者安不怠危治不怠亂則可以永有其泰也上六處卦之極而泰道將革又不能居安而思危處治而思亂以至驕慢邪侈而不爲之戒備故有城復于隍之事也蓋言城復傾圯而无高險之阻隍復盈滿而无深固之限是皆恃泰之至以及于否也故曰城復于隍也勿用師者夫泰道旣極已不能自爲之備而更用軍師以攻伐于人則是不量已力而天下之人必不服從適自取滅亾之道耳故聖人又戒之言不可復用師也自邑告命貞吝

者夫威賞政令行之于天下則可今上六既无所
戒備又不可用師威德不足以及遠告命不能及
天下但可號令于已邑之中而已此皆由恃安泰
之過而不能防閑以至于此以正道言之誠足以
鄙吝者也故曰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其命亂也者
蓋其命令紛亂不能及于天下聖人所以丁寧而
言之者欲戒後之人君處天下之泰必常思危亾
之事則可以常保其泰也

否

☷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否者
閉塞之道也天地相交陰陽相接則萬物得其亨
通而繁盛故曰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天地
各復其本而陰陽不相交則萬物皆閉塞而不生
此否之道也否之匪人者匪非也言天地不交萬
物不生而否塞此非所謂人之常道也夫君必以
至誠接于臣臣必以至忠奉于君則天下可以獲
安也今否之時君臣不交而物不得其所是非人
之常道也何則夫人情莫不欲安欲逸欲富欲壽
否之時則不得其安不得其逸不得其富不得其

壽是豈人之常道乎不利君子貞者夫否之時天地不相交君臣不相接小人見用而其道長小人之道長則讒疾于君子爲君子者苟欲以正道而行則必爲小人之所害故韜晦道德卷懷仁義退而自處不露其正則可也大往小來者陽德至大陰德至小今否之時陽之大德往居于外陰之小德來處于內往者屈之來者伸之猶君子往屈于巖穴小人來居于朝廷則否道所以致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義曰言否之所以非人常道而不利君子貞者由天地各復其所二氣不相交而萬物不得其亨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者上君也下臣也君不以禮敬接于臣臣不以忠節事其君禮敬忠義之情不交則君臣之道塞君臣之道塞則天下之諸侯從而亂所以邦國將至于傾覆矣內陰而外陽者內者親也外者疎也陰爲小人陽爲君子親小人而疎君子此所以成否道也內柔而外剛者

此小人之體也內而柔則陰賊殘害外而剛則狼僻凌暴故語曰色厲而內荏厲嚴厲也荏柔荏也外有嚴厲之色內有柔荏之心此所以反君子之道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者由其內小人而親信之外君子而疎遠之是以小入之道日以長君子之道日以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義曰言君子于此天地不交賢人道塞之時則當韜光遁迹以全身遠害不可與小人並立若與小人並立則必見害而召禍也故但守儉素之德不

憫貧賤以避小人讒疾之患耳如不得已而仕則不可居重位享重祿以榮其身第可全已遠害而已故君子陽陽之詩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言周之衰君子遭是時者相招爲祿仕但爲一伶官之賤職以全身遠害而已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義曰泰之初是君子道長之時可以進用于朝廷是以連引其類而進之故其爻辭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今否之初是小人道長君子不可用之時

也時既不可用則必引類而退守以正道不可求
進然後得其吉而獲亨也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
也者夫君子之志未嘗不在致君澤民也雖當此
否塞之時引退守正不苟務其進俟時而後動者
蓋亦志在致君澤民而已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

義曰六二居否之時小人而見用者也然而以陰
居陰處得中正是于小人之中能包其柔順便佞
之心以奉承于上是以小人而得小人之吉者也

大人否亨者若大德大才之人則不然居是時也
以其道塞而不通故能以正自守韜藏其仁義卷
懷其道德不爲世俗之所變而不雜于小人之中
于否之世行否之中道所以全身遠害也中庸曰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无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蓋否之時不可進用但以義而
自處全身遠害而已中庸又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是言大
人君子于否之時行否之道所以亨也故曰大人
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者言大人君子其

時雖否然能以道自處以正自守不與小人雜是不亂其羣類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義曰六二雖以小人之道用于時猶且不失其中承事其上而得其吉也今此六三位既過中履復失正小人之道愈深但包其羞耻苟容其身而已故曰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者蓋言六三于小人之中最爲甚者言其所處之位不當故也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義曰有命謂九四有命于初也疇類也離附也祉

福也夫否塞之時不可有命于其人蓋小人衆多也然此九四乃有所命者以其有剛明勤儉之德所應在初耳何則初六居否之時以道不行于天下故不苟進引類而退存心在君蓋守道之君子也今九四有命焉所以爲无咎也然以君子而應君子不唯已得无咎使其疇類亦得附離于福祉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者蓋九四以正而見命于初以至同有其福祉是已之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亾其亾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

義曰休息也夫以柔順之道婉遜以承其上而獲小人之吉者六二是也以剛健中正之德而履至尊之位憂天下之所宜憂泰天下之所未泰消去天下之小人而休息天下之否道者惟九五大人行之而獲吉也故曰休否大人吉其亾其亾繫于苞桑者桑之爲物其根榦皆相迫結而堅固者也苞卽叢生也夫以大人之德能消天下之否而反于泰雖然且當常謂危亾之在前不敢違安而曰其亾矣其亾矣如此之戒則社稷磐固如繫于苞

桑之上而不可拔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義曰傾覆也圯也夫否極則泰剝極則復未濟終之于旣濟此易之常道也在繫辭則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揚子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治不成皆變易之常道也今上九居卦之極則必傾去其否而反之于泰可以獲其亨通也故曰傾否先否後喜者此言否之道始則六二包承而大人否九五休否而有大人吉至此上九則否傾而之泰是先否後喜之驗也象曰否終則傾何

周易中義 卷三
可長也者言何可常若此之否也然聖人言之繫乎勸戒也泰之時慮其恃安而過極故九三則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至上六則曰城復于隍皆所以存戒之之意也今否之時又慮其躓跋而不進故九五言休否大人吉至此上九則言傾否先否後喜亦存勸之之意也此皆極言人事之道而明易之深旨也

同人

☰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

天下否塞之久人人皆欲其亨通是必君子同志以興天下之治則天下之人同心而歸之故曰同人同人于野亨者野取遐遠廣大之稱大凡君子推已之仁以及天下之人施已之義以合天下之宜廣大宏博无所不通然後得同人之道而至于亨通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言君子既推仁義以同天下之心使天下之人同心而歸之无不從則雖有大險大難亦得而濟之也故曰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者夫君子有仁義之心忠恕之道推之于身而加乎其民故不以一己爲憂所憂

周易口義 卷三
者天下不以一己爲樂所樂者天下以至天下之人合心而從之是君子之正也故同人之道所利者唯君子之正者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義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此就二五之爻釋所以得同人之名也六二以陰居陰是柔得位也居下卦之中是得中也既中且正又應于九五之尊是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也以人事言之則是有

中正之臣而上應于乾剛之君君臣之道同則天下之人合心而歸之矣又如在王者能以剛健之德仁義之道推諸天下而在下者又以柔順中正而應之上下之心既同是得同人之道同人曰此三字蓋美文于義无所通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者言所以得于野亨而險難无不濟者由君子以勤健之德中正之道以同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同心而歸之是以乾之道而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者此以二體明利君子之貞也下離爲文明上乾爲健以是之德則无所不

濟而天下之人莫不與之同心也故曰文明以健
又以六二柔順而居下卦之中九五以剛健而居
上卦之中上下皆有中正之德相應故能率人之
心以同天下此君子之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
之志者因上文明君子之正此又申說君子之道
且凡人之情思慮不廣唯止一身一家而已唯君
子則不然但推其仁義之道忠恕之德以及天下
以天下之人莫不欲安則君子扶而不危人莫不
欲壽則君子生而不傷人莫不欲富則君子厚而
不困人莫不欲逸則君子節其力而不盡是皆君
子盡心于已推之于人恢廣宏大无所不同故能
通天下之志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義曰夫天體居上而火之性又炎上是得同人之
象也君子法此象于是類其族辨其物族卽族黨
也物卽物性也言其分別族黨使各以其類明辨
其物性使各得其所善者同于善不善者同于不
善君子則與君子同道小人則與小人同道是類
別天下使各得其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日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義曰門者亦言其遐遠廣大也咎者怨咎也夫廣遠寬大无所不同是同人之道也今初九以文明之性履同人之始是其用心廣大无所偏私出于門則與人同也夫出而與人同則人亦同心歸之又何有怨咎者乎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義曰宗主也吝鄙也夫不以己之親疎不以己之憎愛則盡同人之道矣今六二不能遠大其志廣與人同而反私心偏意上係于九五之主是其道褊狹誠可以鄙吝者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義曰戎兵也莽林莽也陵丘陵也興起也夫六二以中正之道上應于九五中正之君君臣上下各以正道相應而九三以陽居陽志好強暴不量己力輒欲私貪六二之應而奪之是以伏其兵戎于林莽之中然而以不正險陂之行加于人故不敢顯然興其兵戎但伏于林莽之中又且恐懼而不敢進故升其高陵以望之也三歲不興者夫以不正之道而欲犯于至正之人其勢必不克勝故至

于三年之間亦不能興起也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者言其以不正之道欲妄攻奪是其志不懼九五之剛而輒欲敵之也三歲不興安行也者以不正之小人而欲敵大正之君子其勢自然不能勝雖窮三歲之間安能行之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義曰墉謂乘九三之墉也克能勝之辭也九三不量己力志尚剛暴欲謀奪九五之偶已爲大非故伏其兵戎于林莽之中今九四位乘于九三之上

亦欲因其九三之勢乘陵而奪取六二以義言之是必不克勝也然得吉者蓋已既不能克勝故因其勢之困弱而反守于法則故得免咎而獲吉也象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者言九四既因其困弱而反守法則是改過之人也故左傳曰人誰无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此九四所以獲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義曰九五與六二之爻下以文明上以剛健各恃中正以相應而欲同心同力共治于天下然而物

有間于已而不得相遇者蓋以九三伏戎于莽九
四又乘其墉皆奪已之應故已乃用大師以攻伐
而克之是先號咷也既攻伐而克之然後得與六
二相遇而同心同力以共成天下之治是後有笑
也故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
人之先以中直也者言九五始以九三九四爲孽
于其間而不得與六二相應然一舉其師則克之
者蓋由已以大中之道至直之德而往伐之故无
有不勝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義曰郊者國城之外曠遠之地也夫同人之道貴
其无所不同則可以立功立事也今上九居同人
之極而處于遐曠之地志无所同但可以免其悔
吝而已若其欲立功立事于天下則其志未有所
得故象曰志未得也

大有

☰ 乾下
☲ 離上

大有元亨

義曰按序卦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
有蓋言君子推仁義之心以及于人行忠恕之道
以同于物則天下之人皆同心而歸是大有于天

下也然則大有者大有于衆也雜卦言大有衆者是也元亨者元大也亨通也夫大有于天下之衆苟不以天地元大之德治于天下則不能致其亨通也故大有之世必以元大之德亨通于天下故曰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義曰此就六五一爻以釋卦名也夫六五以柔順之質居至尊之位以大中之道行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無過無不及而盡合于中故天下之人皆來

應之也以卦體言之則是六五獨以柔順文明用其大中而上下五陽他無所從故皆來應之也推之人事則是聖人在位得柔順之中道而遠近無不應之是大有天下之民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者此就二體而釋所以得元亨之義也乾在下爲剛健離在上爲文明剛健則能幹濟于事文明則能照察于物其德旣剛健而文明則能應順乎天時而行也夫天以春而生成萬物聖人以仁而愛育之天以秋而肅殺萬物聖人以刑罰而懲勵之是聖人所爲皆順于天以

時而行也既以剛健文明之德又上順于天時而行是以獲其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義曰夫火性本明天體居上今火在天之上至明而无所不燭是大有之象也君子法此以大有天下之衆則當遏絕其惡而揚舉其善何則大凡天下所以不明者由其惡不去也聖人在位則遏絕之若惡之大者則誅擊之惡之小者則刑戮之如此則天下之爲惡者知懼也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由其賢善之人不用也聖人在上則揚舉之若大

賢則置之大位小賢則置之小位如此則天下之賢者知勸也順天休命者休美也夫福善禍淫天之命也聖人在上惡者遏之善者揚之是能承順天休美之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義曰交害者相交以利害者也大凡以親而交于人則必有疎之者矣以喜而交于人則必有怒之者矣以利而交于人則必有害之者矣唯君子爲能用心廣大故无意于交也今初九居大有之始

處卦之下是无心于物者也既无心于物則所尚遠大不交于有害者也匪咎者言初九之所以无心于物而不交于害豈凶咎之道耶然雖非凶咎之道又當艱難其志終久而不變則庶可以全得无咎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義曰九二以剛明勤健之才當大有之時履得中道應于六五是其中正之臣而可當其重任者也有猶若大車之持載雖甚任重而不至傾敗者也有

攸往无咎者夫君子懷才抱道患不得其位既得其位患不得其君所謂得君者何若已言則君聽之已諫則君從之已有所興爲則君順之是也今二以剛明中正之才爲六五之所委任故所行所往无不利也所往既利則凶咎何由而至哉故曰有攸往无咎象曰積中不败也者言君子有剛健之才德積畜于內雖授之大位任之重權而无有墮廢之事是猶大車之持載積于其中而无有傾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害也

義曰此一爻處大有之時以陽居陽當下卦之極為衆陽之長是尊極之臣在三公之任者也然當此至重之位以君子則用可享于天子而行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位也以小人處之則不能克勝其任以至壞敗王事而為害于時也故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義曰彭謂九三也匪其彭者是不有奉九三之心也九四以陽居陰當上卦之下履失其正而上近

六五之君下比九三之臣處于君臣之間若行不

正則咎莫大焉且九三位為三公有權之臣也四

柔順屈節以趨附之是行乎非正之道而必有非

常之咎也固當常有不奉三之心則得其无咎矣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者凡知人曰皙此所

以匪其彭者由九四能明察其善惡辨別其事宜

知九三之不可趨附之而不附故獲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義曰孚由中之信也交謂上下之道相交也六五

居大有之時以柔順而處至尊之位是執柔示信以接于物故上下皆歸向之也夫已以由中之信接于人人亦以由中之信奉于已上下交相親信故曰厥孚交如威如吉者言既以由中之信及于天下天下皆親信之則是威德並行而獲其吉也故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鈇鉞是也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者言發已之信以及天下之信已能如是則天下有信无信之人皆發其誠志以交應之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者易平易也備戒備也言已既有孚信交于人又有威德以及

于天下賞一賢而天下之賢知勸罰一罪而天下之罪知懼有此威德之著故天下皆平易而无所戒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義曰按繫辭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此言餘爻皆履剛而上九獨乘六五之柔是思順也六五有孚信而已履之是履信也又以剛而居上處无位之地是能崇尚于賢者既能思乎柔順之道履乎孚信之德又以尚賢如此則自天

而下无有不助之者又何不利之有

謙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義曰按序卦云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者卑退而不自驕盈之謂也以二體言之則艮下剛而止也坤上柔而順也大凡內剛止而外不柔順則失于亢外柔順而內不剛止則近于佞剛也柔也內外相稱此盡其所以為謙之道也既盡其謙則是无不濟而亨通也君子有終者終謂終身踐履而不變也夫用謙之道貴在久而行之若夫

小人亦有時而用謙但不能終久由之故朝行而夕或改矣唯君子則能先明其性平其心發之于外則皆恭敬之道故有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身而行之无有改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義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者此釋所以得謙亨之道也夫天體雖高以其能降下其氣而生萬物是得其謙而道益光明也地以其

卑故其氣得以上升相濟以成萬物夫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二氣相交而能生成萬物是得謙亨之義也以天地至大尚以謙而後亨況于人乎天道虧盈而益謙者此以下廣言謙之義也虧損也益增也夫天之爲道盈滿者虧損之謙順者增益之至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皆其類也地道變盈而流謙者變變易也流流布也至如水既盈滿則必決泄而虧散之其卑下者則流布而增盈之此其類也鬼神害盈而福謙者害謂禍害之也福謂福慶之也鬼神者天地之用也有盈滿者則從而禍

害之有謙損者則從而福慶之人道惡盈而好謙者人之爲道有驕淫者衆共惡之有謙退者衆共好之以天地鬼神之爲道或虧變禍害其盈者而益流福慶其謙者其在于人者可知矣謙尊而光者以尊上而言之若天子諸侯及爲人父爲人兄凡在人上者苟能好謙則其德愈尊而光大矣卑而不可踰者卑者以爵言之士也以人言之庶民也及爲子爲弟凡在人下者若能益尚謙退則雖在卑下亦衆人所不能踰越也君子之終也者言上之所行終身由之而不變者唯君子爲能然也

周易口義 卷三
此聖人舉之以結上文耳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義曰山體本高地體本卑今山居地之中是抑高舉下之義而得謙之象也君子假借其象言物有多者減而裒聚之少者增益之稱其物之多少而均平其施與是亦抑高舉下之義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義曰初六以謙巽而居一卦之下是其謙而又謙者也夫謙謙之道小人所不能爲唯君子則能行之故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者夫君子持身卑退恭敬之心發于內則謙謙之道形于外故衆心皆歸而萬民皆服民衆旣歸則雖有大險大難用是而涉之无有不濟況于平易常處之時獲其吉也可知矣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者牧養也守也言大人君子所以謙而又謙者蓋內明其性外篤其敬以卑而自守故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義曰鳴者聲聞流傳于外也夫六二居卦之中以陰居陰是君子履中居正積柔順而行其謙故聲

聞流于人也貞吉者言六二以謙退之聲聞于人
是得正道之吉也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者此
言君子所作所爲皆得諸心然後發之于外則无
不中于道也故此謙謙皆由中心得之以至于聲
聞流傳于人而獲至正之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義曰勞謙者言勤勞于謙也九三以陽居陽爲下
卦之長衆陰所歸而其位至重故上則謙以奉于
君下則謙以治于民勤勤不已无有厭斁之心是
謂勞謙者也君子有終者言君子唯以行道爲已

樂不以用謙爲已勞故終身行之而不變所以得
其吉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者言君子之人
勤勞而行謙則爲萬民之所服而衆心之所歸且
凡人能謙者天地鬼神尚且祐助而福慶之則民
之服從也可知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義曰撝謂指揮之間皆謙也夫大有之四處君臣
之間故聖人戒之言匪其彭然後得无咎以其以
陽而居陰也此謙之四亦在君臣之間乃言无不
利撝謙者以其以陰居陰履得其正故也何則凡

朝廷之間必得正人端士以贊佐其君則爲治于天下无所不利也今六四以至柔之質而居柔位是至正之人也以至正之人而上近于六五之君下比于九三之臣而盡謙巽之道以承接之故進退俯仰以至指揮之間皆得用謙之道而无有不和也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者言六四所以然者由履于正位不違逆其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義曰以用也六五以柔順居至尊之位是能執柔以治人居謙以遇物故不待富盛而能用其鄰也以天子言之則能用其四夷與天下諸侯以諸侯言之則能用其鄰國也利用侵伐无不利者言六五以柔德化治天下而能用其鄰當此之時苟有不庭不軌之人則是不率仁人之教而天下共棄之人乘天下共棄之心而伐之无所不利夫堯舜以至仁率天下然尚有三苗之征則其他可知矣但聖人在上有叛逆之人則衆所共怒也以至仁而侵伐之无有不利也然先聖于此特言侵伐者蓋有意于勸耳何則夫人君之治天下必恩威兼

用然後可濟今當謙之時不可純用于謙其有不
庭不軌必以侵伐而克之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義曰上六居上卦之極謙道已得而處于无位然
本以其行謙故亦有聲名流傳于外故曰鳴謙利
用行師征邑國者言上六雖行謙而聲名旣著矣
然而居无位之地无功實之效故但可行師征已
之邑國而已是其功未能及遠不若六五之用侵
伐而无所不利也象曰鳴謙志未得也者按六二

亦言鳴謙而象曰中心得也此言志未得者蓋六
二當人臣之位居中履正以此而行謙故得吉也
今上六雖有謙巽之聲聞于外然居无位之地雖
欲立功立事于天下其志未有所得也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上經卷第三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上經卷第四

睢州 湯 斌

吉水 李振裕

同 較

繁昌

丁德明監梓

豫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義曰豫樂也悅也按序卦云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言聖人在上大有天下之衆而又能持謙異之德以臨于下則天下之人皆悅豫而從之以二體言之則雷出于地上而蟄蟲昭蘇勾萌皆達萬物无不得其悅豫也故曰豫利建侯行師者

天下之人既已悅豫則當建立諸侯而分治天下
出兵行師以討其叛逆何則夫民苟不順何爲而
可哉民心既已悅順雖驅之死地而亦從之故豫
而建侯行師无所不利矣若武王之伐紂以其順
天應人是以一怒而安天下天下之民无不悅豫
而順從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

義曰剛應而志行者此以二體明其義剛謂九四
也應謂初也九四以剛陽居大臣之位又處震動
之下下與初六爲應是上下之志皆得通行也順
以動豫者震上動也坤下順也言聖人所動皆順
于民心則民无有不順而悅豫也豫順以動故天
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者此釋建侯行師之義
言聖人能以豫順民心又合乎時雖天地之至高
至厚尚亦不違況建侯以治民行師以戡難乎其
利可知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者言天地之大一晝一夜凡行數十餘萬里而无

毫釐之過與不及是能以至順而動故日月代明
而无薄蝕之差四時迭行而无盭繆之愆也聖人
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者聖人以天地爲心而
有所動作則天下之人悅豫而從故刑罰清而民
服從之然此指刑罰而言者蓋聖人用之所以禁
暴止姦萬民之所深畏者也當刑者刑之當罰者
罰之懲一而勸百故刑罰可措而清矣是天下之
民服從而不犯也豫之時義大矣哉者聖人歎美
之辭也言豫之時其義至大意使後人所動所爲
當順于心而已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
配祖考

義曰雷者陰陽奮擊成聲也殷盛也言雷聲奮出
于地上則震動萬物使勾者盡出萌者盡達萬物
起而滋植悅豫之象也先王觀此之象則必順時
而動使天下之人皆從服而和樂也民既和樂于
是采其和聲作樂以通天下之和使天下之人聞
之而无不悅樂則其德從而崇高也故若武王伐
紂之後天下之民既出于塗炭而得其和樂于是
象其成功而作大武之樂是由順民心而動者也

且聖人作樂不惟民得其和又且薦之上天配以祖考所以通人神之和而告其成功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義曰鳴謂聲名流傳于外也初六居豫之初係應于四四爲悅豫之主有盍簪之朋而已應之是得志于四也夫以小人得志則悅豫過甚驕奢放恣无所不爲以至聲傳于外而致其凶咎也象曰鳴豫志窮凶也者大凡樂不可極志不可滿人理之常也今初六致其凶咎者志窮于悅樂故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義曰介于石者言介然如石之堅勁也六二處悅豫之時居中履正是中正知幾之君子也初六有鳴豫之凶已下交之而无褻瀆之心九四爲悅豫之主有盍簪之朋已上交之而无諂媚之行是君子之人介然守其節操堅勁如石守其正道故不終日之間所以獲其吉也先聖繫辭釋此爻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是言六二中正而獲吉也

六三盍豫悔遲有悔象曰盍豫有悔位不當也

義曰盱者盱睢諂媚之謂也遲緩也以不中不正之質而上近于九四操權之臣若盱睢諂媚以求悅于四則必有悔也若遲緩而不求于四亦必有悔也然則六三何以進退遲速之間皆有悔蓋悅豫之時以正而從之則可也三既以不正而所求者又不正則宜其速悔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
大行也

義曰此卦上下羣爻皆陰柔而四獨以剛陽之德爲豫之主然非至尊之位乃專權之臣也權既已專是以上下皆附從之必由于已而後得豫也故曰由豫也大有得者四既得衆爻從之以取其悅樂是已之大有所得也勿疑朋盍簪者朋類也盍合集也簪冠之笄也言四秉悅豫之權衆來附已然而必藉天下羣才共成天下之事業羣材既已從已已必盡誠以信任之不有疑貳之心則彼將引其朋類合其簪纓而來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者九四以剛陽之才爲豫之主上下羣陰悅附于已而又能信任天下之士天下之士皆合其簪纓而來是得其位而有權故其志大得行也

周易曰義
卷四
六五貞疾恒不歿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歿中
未亡也

義曰疾謂疾病也恒者綿綿之貌六五以柔弱之
質居至尊之位而履失其正又下乘九四剛陽之
權臣是於正道有所疾也恒不歿者言六五以柔
弱之質而履失其正是有疾病者也然而得常不
歿者以其居中處尊猶且綿綿不絕而未至于亡
也然所存者但位號而已故若周平東遷之後天
下之權盡屬強臣而天王所存者位與號爾此六
五所以然者蓋一卦之中最正者六二一爻而已
其執節堅勁所交不諂不瀆是至正之臣也今五
乃不能委任之而又且乘陵于四此所以得不歿
之疾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義曰冥謂冥昧也上六居豫之極悅樂過甚而不
知止節以至智性昏迷冥冥而无所知識以至于
凶咎也大凡禮樂之道必相須而成然後制節和
平皆得其所也若禮勝而樂不至則民散而不和
也樂勝而禮不至則民蕩而不反也是樂必有禮
以爲節禮必得樂而後和二兼備則不至悔咎

也今上六悅樂過甚是不知所節以至冥暗也古之太康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而貽邦國之患商紂作長夜之樂以至傾圮社稷是皆智性昏迷恃樂過極以至亡也非獨人君則然至于公卿大夫而下莫不若是故伊訓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故知自天子至于士庶人凡酣樂過甚皆有凶咎也有渝无咎者渝變也言苟能因其逸樂之過而反思悔咎自省于已變前之爲而節之以禮則庶幾免于悔咎也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者此聖人深戒之意也言其悅豫過甚至于情蕩性冥而不知所止是何可長如此乎言能渝變則可以无咎也

隨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義曰按序卦云豫必有所隨故受之以隨言聖賢在上既得天下之悅豫必皆樂而隨之也然謂之隨者兌上爲說震下爲動是聖賢動順民心則天下皆悅樂而隨之也元亨利貞者此天地之四德也凡聖賢之人欲天下之隨已故當修天地生成之四德然後可以使天下皆悅而隨之則可以免

周易口義 卷四
咎也凡人將隨于人者亦當審其所隨之人有此
元亨利貞之四德能生成于民物者然後隨之則
得其所安而獲其无咎也是隨之道必以此四德
兼備然後可以求人之隨及隨于人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義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者此就二體以釋其
義夫震以動其性剛兌以說其性柔今震在兌下
是剛來而下于柔也猶聖賢君子以至剛之德至
尊之位至貴之勢接于臣而下于民故賞罰號令

一出于上則民皆說然隨于下也故曰剛來而下
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者此釋元
亨利貞之四德也言有是四德兼備而无其咎過
則天下之人盡將奔走匍匐及時而隨之矣隨時
之義大矣哉者言隨時之義至大非大才大智有
上四德之人必不能使天下之民悅而隨之也故
先聖于此重嘆美之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義曰雷在澤中是待時而動若雷之一奮則萬物
皆隨而震動是隨之象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者

此當有二義言隨之時必當慎其所以爲隨之道不可輕動必須待其人是有是四德之備而後隨之雖然亦未可以顯然而從之固當韜光養正向于隱晦之中以自安息而詳審其人使可以隨然後往而隨之則得其道也苟不擇其人又且顯然而往至于中道有所不至則其爲患不細矣故論語曰朋友數斯疎矣事君數斯辱矣是也又若君子欲人隨于己亦當韜光潛德向于冥晦之中使其元亨利貞四德之備則天下之人自然隨之也故君子之隨于人者若伊尹起莘而隨湯太公起海

濱而隨文王七十子之隨仲尼皆得其爲隨之道也故先聖于象辭以戒後人凡隨之道尤宜重慎也注疏謂物皆說隨可以無爲不勞明鑒且凡聖人在上天下未隨之時則當焦心勞思以治之及天下既隨之後則亦當憂勤而思所以安之之道豈有物既隨而荒怠佚樂無憂勤之志者哉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義曰官主守也渝變也大凡人素有所主守確然持一節不變者當隨之世則必觀時量勢而變其

前之所守則其人之可從者決然往而隨之可也
今初九居隨之時當動之始固宜易所素守擇其
人而隨之也既欲擇其人則必視其有四德之備
大賢大正之人使可以隨之則隨之則于正道得
吉也出門交有功者言苟不能韜光晦迹拱默以
待其人而已出門矣則必擇其有功者然後交之
乃可以獲安而不失其所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者大凡人之守節確然執一而不能通變者未可
以語聖賢之道也夫聖賢之道隨時通變无所執
泥當可隨之時雖素有所主亦必擇其人之善者
而從之也若時不可動而人不可隨則退而固其
所守以道自處也然雖去就不同但從于正則吉
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義曰小子謂初九也丈夫謂九五也大凡陰柔不
能自立必得剛陽之人以係之則可也今六二居
隨之時與九五爲正應而最遠之初九非其應而
切近之故已以陰柔之質因而附于初是失九五
之丈夫而係初九之小子也然則六二履于中正
何係乎非應蓋陰弱而无常守故也夫以不定之

性而又居隨之時是必舍遠而係近矣然所以不言凶者蓋聖人于此戒之謂其尚有從正之道若能係于九五而舍于初九則不至于凶咎也象曰係小子弗兼與者言係于初則失五係于五則失初從此則失彼從邪則失正是不可以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義曰丈夫謂四也小子亦謂初也六三亦以柔弱之質不能自立必得剛陽之人以隨之也上既近於四而下又遠于初是以隨九四之丈夫而失初九之小子也隨有求得者言隨之時六三上无正應九四又下无正應是兩无所繫而又相比今六三往隨之是所求有得也利居貞者言六三九四皆非所應今既相從必以正道乃獲其利而无凶咎之事也是以凡師友朋黨之間所相隨者必皆以正則可以全其終也故仲尼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蓋言必得正人端士然後可以相從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義曰九四以陽居陰履非其正然而已以剛明之才得居人臣之極位用心廣大无所係吝天下之民欲隨于已已輒納而不拒之是有所獲也貞凶者夫民君之民也已居人臣之位而輒有之則侵權擅民于人臣之正道大爲凶也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孚誠信也道臣子之道也言九四雖擅有君之民侵取君之權蓋是君之澤未下于民而已又當臣位之極故天下皆願歸之也然旣在嫌疑之地則宜如何故必當推其至誠至信率天下之民以奉于上盡其齊物之心顯然推白其臣子之

道以明非有叛逆之惡則庶可以免其刑戮而逃其悔吝也故昔者文王當紂之時三分天下有二而記者稱之曰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然尚不免紂之疑而有羑里之囚幾至不免是臣子之道當顯然盡其誠信以事于君則可以免咎象曰有孚在道明功也者言旣有孚信在于臣子之道而上得剛明之君知已非叛逆之意故足以明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義曰九五居隨之時以剛陽居至尊而履得其正

處于大中故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隨之然則如
何以副天下所隨之望故當虛其心盡其誠以信
任大才大賢嘉善之人以共成天下之大治則吉
莫與盛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者言九五爲中
正之君下應于六二六二亦爲中正之臣而已能
孚信而任之則天下之賢皆來隨于已而輔成天
下之事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
上窮也

義曰夫隨之世天下之人莫不畢從于上也今上
六處卦之終最居于上極是其凶頑而不從之人
也夫凶頑之人雖王者興而不從聖人起而不服
必待其拘囚繫係之後乃從也維之王用亨于西
山者維卽維繫之也西山以上體兌兌西方之卦
山取其險惡也夫聖人在上天下之民莫不歸之
而此上六凶頑之人置之一方則一方受其害而
懼其險惡今既加以誅伐而維繫之使不能萌
其惡以毒于民故雖西方險阻之地亦得亨矣

蠱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義曰蠱壞也按左傳昭元年云皿蟲爲蠱穀之飛者亦爲蠱蓋言三蟲食一皿有敗壞之象故云皿蟲爲蠱又言穀之積久腐壞者則變而爲飛蟲亦蠱敗之象故云穀之飛者亦爲蠱夫物旣蠱敗則必當脩飾之故雜卦曰蠱則飾也是矣以人事言之則是風俗薄惡教化陵遲而不綱不紀也方此之時聖賢之人必以仁義之道施爲而拯治之也元亨者元者天地大生之德于人爲仁也亨者天地大通之德于人爲禮也言聖賢當此天下蠱壞之時思欲拯治之必有天地大生之德至仁之道

以拯濟之又當以禮制而拯葺之以救弱扶衰與滯補弊使天下之生靈各得其大通也利涉大川者大川謂大險大難也夫治天下弊壞之事不可安然而治之必在衝涉大難奮不顧一己之私存心于天下然後可以治其事措之安平也何則以天地之德至廣至大而發生萬物尚有屯難況聖賢治天下蠱敗之事豈无險難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庚甲皆申令之名也凡事仁恩于五行爲木木主春春爲施生故爲仁恩之令也凡事已蠱敗非下民之所能爲皆在上者致之也然聖賢必

周易口義 卷四
欲治之則當以仁恩之令而爲之先也是故民有
匱乏者則出粟帛以濟之民有失于奢者則以禮
而節之民有未出于塗炭者則出之而使安其所
民有入于凶頑而陷于刑辟者則使之改過自新
故先之三日以申諭之後之三日以丁寧而勸戒
之如此則天下之事无有不舉矣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
天行也

義曰上體艮爲剛下體巽爲柔夫天下之事所以
弊壞者由上无剛明之德以斷制于下下无柔順
之心以從令于上耳今此卦上既剛明而能斷下
又柔順以奉令故蠱敗之事可以得治也故曰蠱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者上艮爲止下體爲巽巽
爲權變艮爲鎮靜夫能用權者多失于鎮靜今既
止靜又能行權故可以治蠱敗之事也利涉大川
往有事者言聖賢之人欲治蠱敗之事則雖大險
大難必往而治之庶成天下之事業也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者言上之行仁恩之
令先之三日後之三日終而復始若天有四時之

行春生而秋成始始終終无有休息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義曰按左傳云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言山之有材木今爲其風之所落而在山之下也夫風之爲氣能生物亦能落物此卽肅殺之風故爲蠱之象也君子觀此之象以拯救天下壞敗之事振濟萬民之難使皆得其所而遂其性又且養育已之德業而加于天下不使至于蠱敗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義曰大凡事之蠱敗必求所以脩飾之也初六居卦之始得巽之體能用權變以承家道而幹集父事故云幹父之蠱有子者夫能代父之任而成家之事者子之職也一不能然是无子矣今初以權變而幹父之事使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外和睦上下整肅是得其爲子之道也考无咎者言父有不能幹家之事而至于蠱敗咎莫大焉苟得賢明之子以代其任而成其事則可使其父立于无過之地矣今初六能用其權變以幹濟其事使其父得无咎也然謂之考无咎者夫生日父曰母

死曰考曰妣蓋言初六不唯能幹父之蠱而致父于无過兼使其父雖至于終沒亦免其咎而致其令名以光于後也故祭義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若此所謂孝也已又哀公問于孔子曰何謂成親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蓋言父雖有過而子能終幹之則使其父免咎矣厲終吉者厲危也言初六居卦之始幹父蠱敗之事是主艱也故當常若危厲在前恐懼

其始則終可以獲吉也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者意謂心之所存也言爲子之道不可盡循父之命但心之所存以至孝事其親而成之耳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義曰九二以剛明居中而在內卦之內是能幹其母蠱壞之事也故曰幹母之蠱不可貞者言君子之人必上思忠于君下思利于民不可屑屑然專以治閨門之事久執其道爲已之正也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者九二以剛明之德居得中位在內則能幹母之蠱在外則能幹父之事在朝廷則

能忠于君而利于民是周旋進退皆得于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
咎也

義曰九三以陽居陽有剛明之德履于至正故能
幹父之蠱何則夫剛則有能斷之才正則公而不
私以此而行則克幹其事而无所不濟也小有悔
无大咎者言九三全用剛斷以幹其家事則必傷
于和睦之道而親族之間必小有悔恨之者然已
代父之任整肅閨門之教而幹成其事則終无大
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義曰夫父以柔懦不能剛決以至蠱壞其家而六
四又以柔弱之質承其蠱敗之後无剛明果決之
才不能代父之任而幹家之事也然而以陰履正
故但少能寬裕其父之事耳故曰裕父之蠱往見
吝者夫承蠱敗之後而以柔弱之質將有所往必
見悔吝而无所成也然初六亦以陰柔之道乃能
幹父之蠱此即往而見吝何也蓋初六居壞敗之
始當幹家之初能用權變以治其事致父于无過
之地故聖人言之以爲萬世治家之法當在于始

也是以爲臣爲子者不可以无剛明之才也今六
四旣居事壞之後而无剛明之才不能幹濟其事
故往見吝而无所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義曰譽者嘉美之稱也六五所以能幹父之蠱者
蓋承以其德不在剛威而能代父之任承家之事
又有大中之道下應九二剛明之人用是所以得
嘉美之譽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者言六五所
以用譽者非徒取于虛名也蓋以大中至正之德
承父之志以治其事使社稷永固生靈受賜各遂

其所而天下嘉美之譽自然至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義曰夫事治于始至于終則其事已成也大凡人
子之始竭力盡孝以事父而治于家人臣之始竭
力盡忠以事君而利于民及夫家國旣濟功業旣
成榮問旣極而苟年德衰耗則必有止足之心而
不累其位退休歸老不事于王侯而自崇高尊尚
其事也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者言上九之不
事王侯蓋有足止之心高尚之行可爲世俗之所
法則也言聖人之德始終如一无有衰耗若周公

之輔于周亦卒于周未聞高尚其事也夫有周公之資則可為自賢人而下則不能无衰耗矣功業既成則休退宜也然世俗所謂高尚者內則无心于家不孝于父而幹其事外則无心于國不忠于君而利其民但高傲衣冠晦迹山林遠去人迹此直豕鹿木石之伍耳非聖人言蠱上之意也

臨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義曰按序卦云有事而後能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聖賢之人興立事業必自小以至于大故臨

所以次于蠱也然謂之臨者居上臨下之義也此卦之體二陽漸進是聖賢興起君子之道得行有才德以臨于天下也元亨利貞者天地之四德也夫聖賢興起必有四德之備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成冬之固使天下无一物不被其澤无一民不受其賜迺可以臨于人也至于八月有凶者八月即周之八月今之六月斗建未之時二陰生也臨卦二陽生即周之二月今之十二月斗建丑之時也此言聖賢興起君子道長而至于八月有凶者蓋聖人之澁戒也言二陽始進進而而不已不顧陰

氣之侵逼至于八月二陰之生則其卦爲遯以至爲否陰氣漸進陽氣必消也猶君子乘時得位以臨于人若不能深思極慮以防其失使小人得乘隙而進則至于侵害矣故當此之時居其安不忘其危在其治不忘其亂則可以久臨于天下而无有危亂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義曰浸漸也言所以爲臨者二陽始生其德漸進猶君子得其時遇其君以漸而進于位興立事業以臨于天下也故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者上坤爲順下兌爲悅也言剛浸而長是聖賢之人臨于天下有至尊之勢至嚴之威也其勢至尊其威至嚴則卑賤之俗疎遠之民其情曷以通而其恩曷以下哉是必有仁義之化以悅順于民心使天下无不被其澤无不受其賜彼皆悅然以順于上也剛中而應者此謂九二以剛明之德而處下卦之中也凡臨人之道必須下其身先于臣民以交接于下則下之志皆得上通也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者夫聖賢在上既能說而順人以剛明之德先于

臣民故能行元亨利貞之四德以撫育萬民生成萬物此乃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者此言二陽漸進至于八月二陰浸長則陽道不久而消剝矣亦如君子之待其時不顧小人之進使其少得勢則必侵害君子君子之道不久而漸退矣然不曰七月者蓋其一陰始生小人之勢尚弱未能爲害至于八月二陰既長則小人之道漸盛而其黨漸熾故有侵害之事也聖人至此言之所以戒萬世居安思危之意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義曰夫臨者居上以臨下也至高天也至下地也今不云天臨而曰澤上有地臨者蓋地之勢最附近于澤而澤又依著于地是臨之象也君子法此之象汲汲然惟恐一物之不被其澤故夜以思之晝以行之焦心極慮施其教化以臨于民而无有窮已也又能寬容保安之而无有疆畔也然則爲君子者不能思其教化則不可臨于民者一也能教而不能寬容之則不可以臨民者二也能容而不能保安之則不可以臨民者三也須三者之道兼備而又有元亨利貞之四德夫然後可以臨于

民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義曰咸感也夫剛者必有至尊之勢至嚴之威以臨于人今初九以剛明之才居一卦之下是聖賢之人下其身以先于臣民者也夫既下其身以先之則天下之民莫不感悅而從矣故曰咸臨既能下其身先于人人皆從之則得其正而獲吉也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者且聖賢之人非苟欲柔邪佞媚以取悅于天下之人蓋上之臨下以仁義之化行已之道興天下之利耳今初九以剛明之

才處衆陰之下是其志本行于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義曰九二亦以剛明之才居下卦之中下其身以先于臣民者也是以天下之人莫不感悅而歸之故曰咸臨也吉无不利者初九雖能使人感悅而從之然未得其中故但得貞吉而已九二以剛明之德處下卦之中則所爲无過與不及皆得中道而又居衆陰之下能下其身以接于民則獲其吉而无所不利矣象曰未順命也者此未字當爲美文夫九二有剛明之德以臨于人天下皆感悅而

歸之无有不順其命者也而經文言未順命豈天下率歸而有未順命者乎蓋易經傳之久其間不能无脫誤故此未字當為羨文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義曰甘者柔邪佞媚之道也六三不中不正又居兌之極是過于柔佞也為上者以此不正之行悅媚之道而臨于人故謂之甘臨夫以不正之行佞媚之道以苟且取譽于民雖苟得頃刻之悅一時之譽然于天下之事終无所利矣故在書曰罔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者是也象曰既憂之无咎者言六三若能以己之不正而反自思省以憂其危知甘佞為非而變從于正道則可以免咎悔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義曰六四所履得正下應于初九剛明之援以臨于人能至于臨下之道而得无咎也蓋上之臨下必得其正道若一失于正而入于邪則下之從也若影響之效固不可以无正也是以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不正其身雖令不從是上之臨下必由于正也今六四以陰居陰是履得其正以此

周易卷四
臨下則下无不從是至于爲臨之道而獲其无咎也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者六四以陰居陰處不失正是能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四方則遠近莫不一于正誠由居當其位而行得其正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義曰知臨謂能用羣賢而任知以臨于人也六五以陰柔之質居坤順之中履至尊之位得大中之道九二有剛明之才五以至誠接納而信任之故天下之賢莫不竭其聰明盡其才智以輔于已也

能用天下之賢以知而臨于人是得大君所行之宜而獲其吉也故若堯舜之爲君而任臯夔稷禹之徒是也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者夫天下至大生靈至衆居上者以一耳一目不能周其視聽必得天下之賢才以輔于已則可也今六五能任用剛明才智之臣以臨于下是大君所行之中道莫尚于此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義曰敦厚也坤爲博厚而上六處坤之極是能以敦厚之道而下臨于人也吉无咎者六四六五皆

有剛明之援所以獲吉今上六雖有敦厚之德然下无正應无剛明之助是本有咎矣必須吉而咎乃得免故曰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者夫坤之體本在于下今在上而其志樂于下復是志在于內也何則蓋上六處一卦之極雖下无剛明之人以爲已助然能以敦厚之德附于二陰故三陰同志皆樂下復是其志在內者也

觀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義曰序卦云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

觀觀者觀也此卦之體二陽在上是聖賢之人有剛明之德以臨觀于天下使天下之人莫不仰觀而化之也觀盥而不薦者盥薦者皆祭宗廟所行之禮也盥謂天子始入廟則必盥手酌鬱鬯于地以求幽陰之時也薦謂三獻薦腥五獻薦熟之時也夫始盥之時其禮簡畧故至誠之心恭肅之意莫不盡之若薦腥熟之時則其禮已煩雖有強力之容恭懿之心則亦倦怠矣是以聖人在上臨御天下必當如始盥之時盡其至誠之心以爲天下所觀法也固不可如行薦之時禮數煩劇其志懈

怠則不能使天下之人觀之以爲法則也有孚顒若者孚信也顒謂恭肅之貌也若語助也言聖人既能盡至誠之心如始盥之時而臨制天下則天下之人仰以法之皆以孚信而應之其貌顒顒然盡其恭肅以應夫上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義曰大觀在上者謂此卦以二陽居于上臨觀于下使其教化浹洽而天下之所觀仰也順而巽者

此以二體而言下坤爲順上巽爲權也夫聖賢之人雖有剛明之德以臨于下然在乎不自尊大不自高抗凡所作爲皆用柔順之道以下于民則天下之民悅而從之无所懈倦而又示之以權變之道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中正以觀天下者夫觀有二義以度而言之則謂之觀以目所觀亦謂之觀也此一句指九五而言蓋以陽居陽又處上卦之中履至尊之位有大正大中之德以臨于天下使天下皆有所觀法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廣明其

周易正義 卷四
義也言下之人既觀上之道以爲法則而聖人又
觀天之道以爲法則也神道者陰陽不測之謂也
天運至神之道生育萬物春生夏長秋成冬固使
物皆遂其性而不可推測其用四時之行无或差
忒聖人法之亦以至神之道設爲仁義之教以成
治天下使天下之人各安其性而懷其業不知其
所以然而然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義曰夫風行于地上則无所不至物无不順生成
萬物萬物得其茂盛皆可以觀故曰觀之象也先
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者是先王觀此之象以省察
四方之利害觀視萬民之善惡而設仁義之教以
行于天下使一民一物皆得遂其生成而不失其
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

義曰按此卦二陽居上有剛明之德爲天下之所
觀而天下之人莫不奔走以觀其道而爲法則也
今初六以陰弱之質最居其下而遠于剛陽不能
上進以求聖賢之道而觀之但冥冥然无所知識

无所聞見若兒童之所觀也故曰童觀小人无咎者言于小人之道則得其无咎也何則夫小人之人天下之事无所歸責但營保一身而已故不能進而觀聖賢之道爲己之法則以至終身愚懵无能開發止爲兒童之見此于小人所以无咎也君子吝者夫君子之人則當求聖賢之道學聖賢之事業廣其視聽大其知識以克己之道上思致君下思利民而成天下之事業則君子之道畢矣今以童觀在下而君子之人苟亦昧然无所聞見而不能明顯以求觀于上取法于聖賢之人則誠可

鄙吝也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義曰夫自外顯然而觀則謂之觀自內而觀則謂之闕此六二一爻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內遠于在上二陽剛明之人不能往而從之惟在內闕竊而觀之故曰闕觀也利女貞者夫居觀之時大觀在上而已爲闕觀之道不能顯然而求觀其道以爲法則是但利于女子之貞而已固不可爲君子之道何哉蓋女子之職主于閨門之內不預外事故但自內而闕竊于外耳故曰利女貞也象曰闕

周易口義 卷四
觀女貞亦可醜也者言爲闕觀者于女子之行則
可爲正其于君子誠可以醜也蓋凡君子之人上
必志于君下必志于民而思兼濟于天下故皇皇
汲汲以求聖賢之道若聖賢在上則顯然而往觀
之以廣己之視聽發己之才識而成己之道以著
天下之事業也今乃反爲女子之事而闕竊以觀
于是誠足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義曰生謂風教之所自出也六三處下卦之上爲
衆人之長者也旣爲衆人之長則風教號令皆自
已出也是以六三必下觀于民而察己之道其風

教有過于中者則俯而就之其風教有不及于中
者則勉而及之使進退俯仰皆至于道也然六三
旣有風教下及于民而又曰進退何也蓋所履非
至尊之位但居一卦之上爲衆人之長耳象曰觀
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者言六三雖非至尊之位以
其風教之及于下而又能察己之所出未至者則
進之過中者則退之是或進或退皆未失于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義曰夫大觀之時有其才有其德而又有其位爲

天下之所觀法者莫尚于九五也初六最遠之故曰童觀六二居內不能顯然求觀故曰闚觀惟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正而切近于九五是能上附于賢明之君而求觀聖賢之道故朝廷之義宗廟之禮无所不知仁義之道禮樂之事无所不習如是而進于朝廷觀國之光輝故王者以之爲賓也且如舜以一匹夫之賤登之朝堯與之迭爲賓主是有德之使然也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者言六四既上附九五能觀國之光故王者尊尚其德體貌其位而以之爲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義曰九五居至尊之位爲天下之所觀仰也風教號令一出于已也是以下觀于民若民善則知已風教之善也民惡則知已風教之惡也然而九五履正居中而又處至尊之位以天下之大或風教有未至姦邪有未去習俗未盡善禮樂未盡典則皆其咎也然九五能觀察于民而脩飾于已使向之未至者皆趨于道是君子居之則得其无咎也象曰觀我生觀民也者夫觀流則可以知源視影

則可以知表聖賢觀民則可以知已政之得失也
故常切切思省下觀于民是以至于无咎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義曰上九有剛陽之德居一卦之上非至尊之位
故不觀于民而爲民之所觀也然非至尊之位而
爲天下之所觀仰者則中庸所謂動而世爲天下
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者此爻是也是知爲天下之
所觀則天下之責歸之而萬民之法由之也若其
言之一玷動之一跌則天下莫不知之是有所咎
也故上九卽當切切思省以觀已之所出使動息
語默皆合于道以副天下之所觀法則是于君子
而得无咎也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者言上九有
盛大之德爲天下之觀仰然處于无位之地而權
不在已又其責望旣重故夕思晝行常欲興天下
利除天下害知其心志之未平也

噬嗑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義曰按序卦云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蓋人以大才大德爲天下之觀法使天下合心而
歸之也然則此卦自願而得願者上艮下震二陽

居外四陰在其內是其所養之道也今噬嗑卽是
九四矣一陽居三陰之中如剛梗之物在于頤中
必待噬而齧之然後可得其合故若朝廷之上朋
友之中閨門之內有一小人間廁其間則爲君子
良民之害故必須刑罰竄殛之則君子之道得以
行良民之志得以伸心氣和同上下協合所以大
通也故曰噬嗑亨也利用獄者上體離爲明下體
震爲動爲威夫刑獄之事巧詐百端情僞萬狀至
幽至隱而難察者也必得威明之人施剛斷之才
以制之則姦僞可以刑服強梗可以放逐而君子
之道得行上下之志和合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亨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
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義曰頤中有物曰噬嗑者夫剛梗之物在于頤中
是爲口頰之患噬齧之然後得合也噬嗑而亨者
小人爲君子良民之害必須刑戮之則上下之志
合而大通也剛柔分者離陰也爲柔爲明震陽也
爲剛爲威以威剛至明而用刑則君子小人分而
無間廁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者夫有剛威之才
而不能明察則暴而傷于物有明察之才而不能

剛威則柔懦而不能立事是必威明兼濟則事无不立也今噬嗑之卦動而且明雷電相合而和同故其道光顯而章著也柔得位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者此指六五而言也六五以柔順之道履得其中而居至尊之位夫以柔而居至尊所行不得其正所處不當其位然猶以居離明之中其性至明故利用于刑獄之事也何則夫獄之情至深至隱其間姦偽利害出于萬狀故非至明之君子則不能斷制其事今六五所處雖不得正然以其居離卦之中是其性至明故利用于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義曰震爲雷故有威離爲火故有明有威有明能辨小人之情用刑以去之此噬嗑之象也先王以明罰勅法者言先王當有威明之德有善必賞有惡必刑所以明示其罰而正勅其法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口履校滅趾不行也

義曰履校者以木械桎其足之謂也滅沒也趾足趾也初九居噬嗑之初是被刑之輕者也其罪惡未至于大故但校滅其趾而已夫聖人之視民也如父母之于赤子雖有罪豈忍加之刑戮哉蓋慮

周易口義 卷四
罪小之時不爲之懲戒則必至于大惡故當此罪小之時加以木械桎其足趾使其惡之不能行也故繫辭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小人不仁不義見利則勸恃威則懲此所以爲小人之福也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者言其當罪小之時用校以滅其趾使其知其罪雖小不可爲而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義曰膚者柔脆易噬之物滅鼻者用刑之深也六二以陰居陰又處下卦之中是得正且中也以此中正之道用刑至當如噬其柔脆之膚言其易而民服也然下乘初九之剛故用刑大過至于滅鼻之深然以居中履正用刑至當雖滅鼻而過于深察是亦无咎也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者夫初九者過惡之小人已乘于上當用刑以懲之所以至于滅鼻之深然非專尚深刻蓋以乘初九之剛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義曰腊肉者全乾之謂也六三居下卦之極是爲不中以陰居陽是爲不正凡用刑之道有諸已然

後可以求諸人无諸已則不可責于人也今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行而刑人之過則人无有服從之者故若噬腊肉之難也民心既不從怨懟既已結故非但不能刑人將反招其害也故曰噬腊肉遇毒也小吝无咎者言六三以不正不中而爲人之見害故小有所吝然而居震動之上以柔順之質而應于上九剛明之人則能辨民之邪正察獄之情僞是雖始有小吝終亦自然无咎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義曰乾肺者肉之帶骨者也因有骨而乾愈于噬腊肉之難也夫君子處得高位而進輔于君以幹天下之事者必有中正之德德既中正則刑一人而天下服其罪賞一人而天下勸其善今九四處上卦之初是不中也以陽居陰是不正也以不中不正之道而刑于人則甚于噬腊肉之難也金剛也矢直也九四履文明之始其體剛剛則果于行事明則辨于邪正雖非中正猶有剛明故所刑无不得其直然四本以不中不正故當憂民之所不服慮惡之所不懲艱難其心退有所懼而守之以

正則可以責于人而人服之故獲其吉也象曰利
艱貞吉未光也者蓋由艱難守正而後得吉是道
未光大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義曰噬乾肉者易于乾肺而難于噬膚也六五以
文柔處其至尊所行所爲皆合于道无過无不及
以此主刑賞之柄握生殺之權宜矣得黃金者黃
中之色也金者剛之物也夫斷天下之獄必有中
正剛明之德可也六五雖少失于正然以有離明

之質行得中道而能用刑者也貞厲无咎者言六
五處至尊之位有文明之德然用刑雖少失于正
而人有不服今若堅守其正而常若危厲則无咎
矣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者言六五能守其正常
若危厲則所行所爲无不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義曰上九居卦之極罪之大者也何校滅耳刑之
深者也夫君子之人有善必勸勸之不已則小善
至于大善以至愚者必賢賢者必聖也小人則有
惡不悛以至積小惡至于大惡由小罪至于大罪

也今上九過惡之小人罪之至深者也夫小人之
爲惡雖日有聖人之教化聞于耳而不知遷善雖
有聖人之刑罪將及于身而不知改過以至積罪
至大長惡不悛君子雖欲愛之不可得也故此所
以被刑之深校加于首而滅沒其耳凶禍所以及
之也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
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捨罪大而不可解
夫人之耳聽必聰也人之目視必明也小人之耳
非聵也目非瞽也日聞聖賢之教化而不能飭身
歸善以至陷于刑戮蓋積惡之久而不知罪之深
是聰不能自明也

賁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言物之既相合必有文章賁飾之也賁
亨者夫噬嗑之時則是聖人削鋤強梗強梗既鋤
則可以制作禮樂申明仁義施爲教化設爲文章
以文飾之則治道大通于天下矣小利有攸往者
夫治天下必有賢明之才處中正之位乃能典治

周易口義 卷四
立事今賁之上九以陽居一卦之上在無位之地
是不能大有所爲故小利有攸往而已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義曰賁卦自泰而得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九二此
以柔道文飾剛健之德也夫治國之道不可專于
剛剛則暴不可專于柔柔則懦剛柔相濟然後治
道可成何則兵革所以禦侮而不可久玩刑罰所
以止姦而不可獨用必有仁義禮樂文章教化以

文飾之則天下大通矣故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
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者此言以泰卦乾之
二分居坤之上是分剛陽之道而文飾于柔德也
夫聖賢有剛健文明之德則必履至尊之位總大
任持大權乃可大有爲于天下今以剛居無位之
地是但小有所往而已天文也者此以下廣釋文
飾之義也按經但云天文也上下相應不成義理
當上有剛柔交錯四字蓋遺脫故也言剛柔交相
錯雜以成天文是天之文也若寒暑相推而成四
時日月相代而成晝夜陰陽相蕩而成風雨雷霆

此皆剛柔交錯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者此以二體而言離下爲文明艮上爲止既有文章之光明又能止靜是人之文也若夫君聖臣賢上行下化仁義禮樂著于天下是國之文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閨門之內和諧肅穆是家之文也聖人舉此文明之道發于天下國家以文成其治使刑罰措而不用兵革寢而不作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天文卽前所謂也聖人上觀乎天文以察時之變若東作西成南訛朔易雨暘風燠災祥之類也聖人觀乎人文使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有禮長幼有序各得其正故制作禮樂施爲政教以化成天下而成天下之治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義曰夫山有草木之茂而火明其下光明照于上有賁飾之象也君子觀此之象以明舉其庶政庶政者謂國家禮樂教化之道申明典舉之以文飾天下之治以其繁而不以儉曰庶政无敢折獄者夫獄訟之情至幽至隱者也其間姦詐萬狀情僞萬端必有剛明之德則能別于冤枉決其是非而

其情可得而見今賁之象其明不遠到故聖人戒之言但可以明其庶政而不可果敢而折獄也何則蓋獄事至重決而行之則死者不復生刑者不復贖是必有剛明之德乃可決斷其事曲直是非之情无所不當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曰趾足也初九處賁之初有至明之性體于陽有至剛之德是君子之人能以道義賁飾其身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爲苟且是能賁飾其行趾也舍車而徒者以卦體言之則初九之正應在于六

四而與六二相比六二上无正應欲求于初而初有剛明之德確然守正惟義所在不顧六二而棄之但待其時而往從六四之正應也猶君子之人能以道義飾于身故車雖至貴若義不當乘則舍之徒雖至賤若義當行則從而行之是所行所止皆惟義之所在也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者六四遠也徒步勞也初九不以遠且勞而必往之六二近也乘車安也初九不以安而苟乘之是皆去就以義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義曰須者待也夫君子之進不可以躁必待其時
有其君往而可以行已之道則決然而進无累矣
今六二之爻上无正應是未可以往必退而待其
時候可進而進之故但以道義賁飾其身由中而
行之以須待而已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者夫六
二所以賁飾其身而待者蓋上无正應未可以往
也已既无應而切近于九三九三亦无其應近而
相得故已能上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猶居
朝廷之間親其賢而共成其治朋友之間亦能比
其賢而能成其事業者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義曰夫六二以无正應未可以進故賁飾其身以
須其時而九三亦上无正應亦未可進故與二同
志交相文飾交相濡潤候其時則進于朝輔其君
以贊成天下之治也故曰賁如濡如永貞吉者言
九三既與六二交相賁飾濡潤然非正應則當永
長而守之以正則得其吉也象曰永貞之吉終莫
之陵者言能永守正道則外人不能間而侵陵之
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義曰皤者潔白之貌六四以陰居陰履得正位而行得正道能以五常之道飾其身修其行潔白其志使君子之德成而无有玷缺也故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者言六四應在于初初有剛明之德而已有正一之行能賁飾其身而又潔白其馬往而從之也匪寇婚媾者婚媾謂會合也六四雖正應于初九若往而就之必得會合然猶疑懼六三間于其間爲已之害故言若非六三爲寇則與初九會合也象曰六四當位疑也者六四之往應初九

固无有不得然猶恐初九爲六三之所間故云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者言六四履正位行正道又且賁飾其身潔白其志雖六三爲寇于其間亦不能爲害故終无尤過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義曰丘園謂敦實之地若務農重本之類也六五秉柔中之德居至尊之位而爲賁之主在初九則賁飾其趾二又能待時而飾身至此則是賁飾已至卽不可更務文華而反賁飾于敦實之地使天

下知其本而務于農桑之事故國用豐阜民財充實而貨帛衆多粦粦然而至盛也吝終吉者吝謂吝嗇也凡王者治天下國用既阜民財既實則不可更務奢侈必當吝嗇其財節儉其用然後終于富盛而獲吉也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者六五能施飾于敦實之地至于財用繁盛復能儉嗇節用使上不匱于用度下不乏于財力上下之情交相喜悅所以不惟獲吉而又有喜慶之事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義曰夫此卦自賁趾至此上九賁道已成如白之受采无入而不自得以人君之尊是始則勞于求賢而急天下之治既得其賢又且逸于任使以至臻極治之道自有爲而至无爲但守其質素无施而不可也又君子之人始能治其心明其性飾其身至此可以爲仁可以爲義爲禮爲智處于富貴富貴得其宜居于貧賤貧賤得其道以至爲將爲相爲公卿无所施而不可无有疑懼而動心者今上九處此之地其所賁飾之道既備故用之天下則天下治用之一國則一國安施之一家則一家肅進退出處皆得其宜而无有過咎象曰白賁无

咎上得志也者上九能以五常之道修其身道義已成事業已備但至此則廣而充之天下无不得其所是在上而其志得行也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上經卷第四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上經卷第五

萬世睢州而湯也斌

吉水李振裕

同較

繁昌

丁德明監梓

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息蓋盡天行也

義曰按序卦云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言五陰盛長一陽居其上勢微力弱始由一陰之生漸至于盛以消剝羣陽幾至于盡而萬物衰破之時也其在人事則小人盛長而君子消剝之時也不利有攸往者夫君子之所務上思忠于君

下思利于民其去謀一慮必以天下之利存于心
小人則不然其意日以殘賊良民侵削君子爲務
今剝之時君子消剝小人盛長之際也君子若復
有所往必見害于小人也上美始六陰故由一
豕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
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義曰剝者剝落之義柔陰也剛陽也夫天地之所
以成歲功者在乎陽也今陰氣盛長陽氣消剝則
萬物衰落而歲功无成也人君所以共天位治天
下者君子也今小人盛長以至專權得勢而侵削

君子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者夫聖賢之爲心
以仁義爲心故三月无君則皇皇如也以天下之
民失其所而安在已也小人之意日在于殘賊故
其氣不相合道不相同今君子之所以不可進者
以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者此以二體而言
艮爲止坤爲順言小人道盛君子言必見危動必
見害故當觀其象量其勢先時知幾素位而行居
易俟命而外順小人內則止而不行故可以全身
遠害也中庸云天下有道其言足以典天下无道
其默足以容言君子儉德避難之道也又若小人

周易月義 卷五
道盛君子之人欲屏去之必當外順其行以漸而
止之則可以去也何則夫小人既盛而君子若遽
欲絕之則其勢必為小人之所害故當遜順其所
為觀其勢使之不能窺見其迹然後止之則无有
不可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天之道至神
也有陰陽之舒慘寒暑之往來四時之運行晝夜
之明晦消久則息盈久則虛以天道之大猶不免
于此君子之人道有通塞時有否泰理固然也是
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當消而消當息而息出處
語默皆以時而動是如天之所行也聖賢之教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止以厚下安宅

剝本貞與山

義曰宅居也山本至高地本至下今山反附著于
地是剝落之象也猶君子之道消而天下生靈失
所不得其安故凡居上者當此之時必先厚于其
下所謂厚下者蓋以仁義之道務農重本輕徭薄
賦天下之人衣食充足財用豐實而又安其所居
使各得其所如此是可謂治剝之道也何哉蓋國
以民為本本既不立則國何由而治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義曰牀者人之所藉以安身也足居牀之下初六

周易口義 卷五 三
最處一卦之下民之象也言小人得位乘時藉勢
恣其姦惡以剝削于天下然爲剝亦有漸故自微
而至于著自下以至于上剝之始先剝于民夫民
者君所賴爲本也在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
小人在上肆其姦惡奪民之財困民之力使之舍
安而就危去存而卽亾父母不能保而離散兄弟
妻子不相守而逃亾怨氣交而上下不通是其本
已弱矣其本旣弱則君子之正道微蔑而不行是
凶之極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義曰按初六居一卦之下是民之象故曰剝牀以
足六四處止卦之下切近于君故曰剝牀以膚六
二居膚足之間是上下分辨之際以人事言之則
是居君民之間臣之位也始旣剝于民至此則剝
六于臣也夫臣者國家之倚毘君所賴以安者也在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小人得勢侵迫于其
君子使君子言不得通道不得行國家斯无倚毘
而君不得其所安故至正之道消蔑而其凶愈大
也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者夫君子之人在位
而行道則天下之民物得其生而受其賜故詩曰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是民必得君子而後生也今
小人始既剝于民民被剝而已困故不能爲助于
君子至此君子又爲小人之所剝也夫臣民既皆
被其剝而受其害則此小人者天下之所共惡衆
人之所不與故象曰未有與也人皆惡之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止下也安者出亦
義曰剝之卦五陰盛長小人衆多同心協力以殘
賊良民侵剝君子爲意生九有剛明之才獨居艱
卦之外而无有助之者今六三居下卦之上爲上
九之正應而能出乎其類獨異于羣衆不爲侵剝

而有好賢樂善之心應于上九之君子是于小人
之中獨不爲小人之行故雖在剝之時而得无咎
也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者言上下羣陰皆以
侵剝爲志而獨六三能上應于君子舍去小人之
六行而不與上下羣陰同志象曰以宮人竊採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義曰膚謂及其身也小人之爲剝自小以至大由
外而及內始則剝天下之民使皆墜于塗炭而不
得其安次又剝天下之賢使皆困躓而不得進臣
民既已剝盡遂及君子之身此凶之極也象曰剝

周易口義 卷五 五
牀以膚切近災也者剝道愈深而災害愈切蓋天
下之臣民既已盡剝至此以及其身是災之切也
故凡居上位者必在知人賢者進之不肖者黜之
使君子在上而小人削迹自然侵剝之道无自以
而不能行也故聖人戒之以淑世也

也

義曰貫魚謂駢頭相次衆多之貌以人事言之則
是小人之衆若貫魚然也夫小人之行姦惡凶暴
居一郡則一郡被其害處一邑則一邑罹其殃况

當天下之權握天下之勢哉然王者不能无嬖幸
之人但不可恣已之情私天之祿以加厚之使其
縱欲肆情以殘天下故當御之以道使不能覺其
毒也今六五當至尊之位雖小人衆多如貫魚然
但厚之田宅加之金帛而不使竊天下之權如寵
宮人而寵之則无所不利也象曰以宮人寵終无
尤也者言寵小人以宮人之寵使不能有其權則
于已身終无過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周易口義 卷五
又義曰此十卦以陰剝陽而陽氣幾至剝盡而上九
獨居其上不為羣陰之所剝既不為陰之見剝至
于建子之月復于地中而再生萬物如碩大之果
最居其上而不見食于人則必有再生之象也以
人事言之猶君子守正執節明哲以保其身不為
小人之所害至此將復其位而得行其道也君子
得與小人剝廬者與所以乘載于物廬所以安庇
其身也此上九剝極之時若以君子居之則削去
小人之害施仁義于天下使天下之民出于塗炭
由之而得其乘載也如復以小人居之則為害愈

深故不唯剝于一身以至廬舍亦皆見剝而天下
之民无所庇身而不能保存也

復

復利有攸往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
之以復言陰陽二氣有消長升降陽氣既剝盡則
必來復也然所謂復者是四月純陽用事其卦為
乾至于五月則一陰剝一陽故其卦為姤六月則
二陰剝二陽故其卦為遯以至于七月為否八月

爲觀九月爲剝十月爲坤是陰氣之極盛也至十一月則一陽之氣潛復于黃泉之宮以再生萬物而萬物得其亨通也亦猶君子時有否泰道有消長始爲小人之所剝及其乘時得位發其事業于天下其道大通故曰復亨出入无疾者言陽氣有生物之心入于地中出于地上物无違之疾之者猶君子有五常之質剛明之德量時復位天下之人无有違之而疾患者朋來无咎者朋類也言一陽雖復于地中有生物之心然其氣微弱未能獨成其功必得羣陽並進乃可以共濟其事也亦猶

君子求進其身欲行其道而或勢孤援寡必不能獨成其事是必得其氣類才德相合者推引而進則可以致君澤民而成治于天下乃可獲吉而得其无咎反復其道者言陽氣自上而反復于地以生萬物皆得其道猶君子之人復于其位進退皆合其道七日來復者言陽氣消剝至于此凡歷七爻以一爻爲十日故謂之七日然不謂月而言日者蓋日爲陽聖人欲見其陽道來復之速故以七日言之其實卽七月之間後復也利有攸往者言一陽之生君子浸長小人浸衰則君子當此之時

居其位行其道所往无不利也。限哉。于當此之時。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義曰下震爲動上坤爲順言復之所以得亨者由剛陽之氣反復于地又動而不失其柔順由是所以萬物以生以成也。言君子動而不妄行而不暴能觀其時可進則進是以出入之間无有疾害之者皆由順而動之之故也。故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

行也者夫天之行有消有長有升有降謙者益之盈者流之故陽極必剝陰極則復皆天道自然之理也。故曰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者言剛陽漸長小人道消則是君子之道長故所往而无不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夫天地所以肅殺萬物者陰也生成萬物者陽也。天地以生成爲心故常任陽以生成萬物今復卦一陽之生潛于地中雖未發見然生物之心于此可得而見也。故董仲舒曰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以此見天地之心在于生成而已。猶聖賢之心以生成天下爲心

雖始復其位其事業未大被于天下而行道之初
已有生育之心也在太玄中首日昆侖旁薄幽夫
昆侖天氣也旁薄地氣也幽晦也言天地之氣始
雖幽晦而不可見然生物之心可得而推矣故知
聖賢雖在幽晦之間而其心亦天地之心也而揚
子又爲之辭曰昆侖旁薄幽何爲也曰賢人天地
思而包羣類也是則天地聖賢之心可見也然天
地以生成爲心未嘗有憂之之心但在其自然而
已故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雖有凶
荒水旱饑饉而未嘗憂而治之也若聖賢有天地

生成之心又有憂萬物之意是以其功或過于天
地故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但聖人无
天地之權耳使其有天地之權則凶荒水旱之類
无得而致也故復卦之初其生成之心可見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義曰雷者陽之精也雷本行于天之上今復于地
下是復之象也先王觀此象于冬至微陽始生之
時閉其門關而禁止其商旅后者天子諸侯之通
稱方事也天子諸侯于此微陽始生之時而又不

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是則人之有過患不知之知而改之則无有不至于善者也故聖人于此言不遠之復是君子脩身之法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義曰六二以陰居陰得正者也在下卦之中得中者也下近于初附近于仁賢者也既中且正而又附于初九之賢故得休美而復其善道以獲其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義曰頻蹙也六三處不得其正行不得其中又違于仁則是過惡之人也以過惡之人居下卦之上猶愈于上六昏迷不復之人故此六三必待頻蹙強勉而後能復也則中庸所謂有勉強而行之者此是也然猶頻蹙強勉而復則當常自思省憂懼以爲危厲在前而不敢爲于邪惡以改過遷善則可以獲其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義曰四居位得正雖非其中然于五陰之間而獨得其中雖遠于初而與之爲正應傑然而復于善

以從聖賢之道也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者言初有聖賢之資而六四爲之正應是能從于聖賢之道也故揚子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正此謂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義曰六五處坤之體有敦厚之德居上卦之中有大中之道夫有敦厚之德則思慮不及于邪而動无躁妄有大中之道則所行无過與不及如是故能治心明性以復于善道而悔吝亡矣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者言五有敦厚大中之道以自

考察已之思慮有不善未嘗不復于善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義曰復道貴于速上六處卦之極而居復之終是其心昏迷而終不能復者不能復則邪惡著見凶之道也夫自外而來曰災自已所招曰眚言其心昏迷而恣私邪私邪既積過惡顯著則天地所不与鬼神所共怒而外來之災自招之眚所以皆至也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者夫以迷復之道而用兵行師以伐于人必不能克勝而終至于

大凶敗以血肉生靈虛竭帑藏以累其君凶之極也至于十年弗克征者十數之極也言用是而行師以致大敗雖十年之間終不能興起征伐之事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者夫君所以主宰天下司牧生民今用此迷復之道行師以征伐于人以至有大敗是反君所行之道者也然特以行師言者蓋舉其重者言之卽它可知矣

无妄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義曰按序卦云復則不妄矣言君子之人既能先

復其性邪惡不萌于心而善道充積于內以發于外无有非妄之事矣然而具天地生成之四德者蓋以四海至廣生靈至衆情僞萬狀聖人在上必有天地四德之備然後可使天下之人服而化之无有非妄之行故有仁以濟之使皆遂其性而樂其生以至有禮以節之有刑以齊之有政以正之餘則乾卦言之備矣以其具是四德而有天下則天下信无非妄者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言聖人在上既有四德以及于天下則天下莫不一歸于正而无敢有非妄之行者然而上下之間

或有一不正之人欲以非妄之行而有所往則必
无所利故有自招之眚所以致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義曰剛卽陽也无妄由否卦而來是乾之一陽自
外而來居于內卦之初是爲主于內卦也動而健
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者上乾爲健下震
爲動剛中謂九五也應謂六二也夫有其君而无
臣則无妄之道不能行有臣而无君固不可得而

行今九五有剛明之德而爲之君六二有柔正之
德而爲之臣君倡于上臣和于下相成以道然後
以元亨利貞之四德以被天下其威命之行莫不
懾服而天下之人悚然不能爲非妄此天之威命
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言聖人有威德及
于天下雖父子昆弟之間州閭鄉黨之內莫敢有
一于不正而非妄者或有不正之人非妄而欲有
所往則无所利而災眚及之也无妄之往何之矣
天命不祐行矣哉者言无妄之世以有妄而行復
何所往哉之卽往也祐福也言君之威德被于下

所至无有敢犯之者若其復有非妄不正之行則是犯天之威命而天必不福祐也其可行之哉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義曰夫雷之行于天下萬物无不聳動兢懼而不敢爲妄如君之威德發于上而被于下天下之人聳然聽從而无敢有妄也是以先王茂對此无妄之時則宜如何哉固當盡仁愛之道以養育萬物使天下各遂其所各安其業以至鰥寡孤獨皆得其所養如此則可以使天下之人久于无妄之道也何則蓋天旣以无妄而在上者苟不養育之則未見使天下終久而不爲非妄者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義曰夫君子有剛明之才足以致天下于无妄者必得剛明之君然後可以行已之道今初九有剛明之才而九五爲剛明之君若往而輔之則施已之威德于天下而天下之人不敢爲非妄自然成其治以此而行必其吉也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者夫賢人君子有兼濟天下之心則必遭時遇主日行其道致天下于无妄此君子之志也今初九能然是其志得行矣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義曰耕者田事之始也獲者收成之終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畲今六二以柔順之質居中履正上有剛明之君倡威令于天下是待君倡而後和令而後行如此謂不擅君之權不竊君之美是若農不耕而獲不菑而畲皆所以代事之終而成君之美則所往而无有不利也象曰不耕獲未富也者人臣之道貴其成君之事而代君之終也苟或居事之先爲物之倡則是竊君之美而自居其富盛也

今二乃能不耕而獲不菑而畲是能待君倡而後和以代君之終是不居于富盛者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義曰夫居无妄之時必有剛明之德履中蹈正然後可以致天下于无妄也今六三以不中不正之身處无妄之時是有妄之人也以有妄之人欲治于无妄之世則上下所不容故災害及之也故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者牛卽治田之具也六三既以不中不正而又欲擅君之權竊君之

美不待偶而和不待令而行乃如不獲而耕不畚而菑故爲或人之繫其牛以至行道之人皆可以奪而得之也邑人之災者六三以不中不正爲非妄之人雖父子昆弟之間所不容故不唯已有其災至于已之所屬之人亦皆爲其所累而受其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義曰夫居无妄之時必有至正之德則可以免咎今九四以陽居陰以位言之未居其正也然而以剛健而履柔順之位是尚謙也如此則是可守其

正道而得免其咎也何則蓋已本有剛明之才今雖履不正然以尚謙故可以從正而免咎象曰固有之也者言九四以剛直免咎蓋于已之德性素有之故曰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義曰藥所以疏決壅滯攻治其疾者也今九五以剛明之德居至尊之位下有六二柔順之臣爲已之輔共致无妄之治則君臣之間无不正朝廷之上无不治萬民无不安若其間一有邪佞之干紀及邊鄙有小小之寇皆非已之所招亦不足興兵

撓衆以動中原但在得其人則自然可平矣如有小小之疾不須用藥以攻治之但保安其身則疾自愈矣若復以毒藥攻之則是自取傷敗耳如秦漢之君窮兵黷武長征遠伐以至反被其害也故无妄之時有其疾不試其藥則自獲其安而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義曰无妄之世无一民一物不以正相守而不敢爲非妄今上九居卦之極在无位之地失中正之道于无妄之時爲衆之所不容行則有災復何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

☰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義曰按序卦云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夫君子之人既能復其性明其心不爲非妄而從于正道然後可以大有所畜止于邪曲之人也然小畜則巽在上乾在下巽爲陰其性柔順故不能畜之于始而終止之故爲小畜之象大畜則艮在上乾在下艮爲陽其性正靜故能止畜于始而終有天衢之亨是爲大畜之卦也利貞者夫乾者剛

周易口義 卷五 九
健君父之象夫以君雖尊不能无邪曲之欲而臣
下能止畜之者必有大正之德然後可以輔歸乎
正道也不家食吉者夫人君之治天下必有貴爵
重祿養于賢者使天下之賢皆進于朝廷受祿于
國而不食于家故邪欲不行而正道日興以樹成
天下之治而獲其吉也利涉大川者人君既得天
下大正之人進輔于已而止畜已之邪欲如此則
固可以成天下之治雖有大險大難亦得以共濟
之也大畜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義曰因二體以釋大畜之名剛健謂乾有剛健之

德篤實謂艮有篤實之德言所以能大畜者由君

有剛健之德以接于下臣有篤實之德以輔于上

君臣之間皆有如此之德故其心志相同道又相

協既能相交則上雖有邪僞之心亦莫由而發夫

如是故正道日以行治道日以廣輝耀光明而其

德日以增新也剛上而尚賢者剛艮也蓋艮有剛

陽之德夫乾爲至剛本居于上今反居下是猶人

君有至尊之勢至嚴之威而能崇尚有德及禮下

賢人使之畜已之邪欲成已之治道所以師尚而
貴寵之也故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然觀孟子之意言人君之于臣臣有大正
大賢之道必當尊寵而禮下之不以為臣而師事
之然後可以輔于已而歸正道也能止健大正者
健謂乾夫人君有威嚴之勢而臣能止之必有大
正之道則可也是故漢武不冠不見汲黯夫以汲
黯之才但一直臣耳然尚畏憚之如此則其大正
至賢之臣其君之畏敬可知矣不家食吉養賢也

者人君既禮下于賢而祿養之使賢者皆進而願
立于其朝以輔翼于君而止畜君之邪欲以贊成
其治道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者應謂六四六五
之應于乾之初九九二猶君能接于臣臣又應于
君君臣之間道義相同一志而共濟天下之難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義曰至高至大者天也而物不可畜今山能包蘊
之故假象得大畜之義也君子觀此之象而多識
前聖之言之行以自蘊畜其已之德也何則君子

之人雖有五常之性苟不該博古道亦不能成之
是必多聞博識然後道業可以成也夫以堯舜禹
大聖人而稽古孔子習于周公是雖有聖人之資
未有不學而能至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義曰夫乾君之象也以君之至尊有天下之勢必
不能无邪欲侈縱之心有邪欲侈縱而不戒之則
必至危厲故書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是言縱欲之事不可不戒今初有剛明之才而邪
欲之情欲縱是有危厲也利已者已止也言初九

之剛將欲行而上有六四爲之正應是大正之臣

處君之左右以止畜君之邪欲故雖有剛欲驕侈
之心不得以萌以騁使其所行之事皆從于正道
如是則无所不利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者言
始雖有厲而得大正之臣以止畜之使已之邪欲
不行而從于正故不至犯于災害之事而反從于
吉也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義曰輶輪輶也九二亦以剛明之質又居卦之中
是人君有剛欲之心欲上行而初已止畜之又止

應于大正之臣爲之輔佐故二能恐懼戒慎其剛
欲之心已止而不敢行如車輿之說其輪輶而不
能進也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者言二雖有剛欲
之情而已得大正之臣止畜之且已本有剛明之
才能自思省于已故由其中而无有尤過也然則
大凡人君不能无邪欲但患其諂佞之臣逢迎其
惡導贊其非則終不能反之于善今初曰有厲利
已二曰輿說輶是得其良臣而能反于善者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義曰夫初欲上進以其得大正之臣居于左右以
止畜之至于九二其邪惡已不行故此九三則言
進退皆合于正道以至凡所行之事无所不可如
馴良之馬馳逐于大道之上也利艱貞者言九三
所爲之事雖皆合于正道然必常得大正之臣以
居于左右而艱難守正乃可以獲吉也曰閑輿衛
利有攸往者衛侍從也皆所以爲行道之具也言
既有賢正之臣以輔于君而又能艱難守正猶恐
所爲之事或有過失故曰閑習其行道之具使无
有過差而一歸于正故所行无不利也疏謂雖曰

周易口義 卷五
有人闕闕車輿之意非也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者言此所以无往不利由上九大賢之臣以至正之道贊輔于已而能崇敬禮下之其心志相合道又相符契故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義曰童牛者犢牛而无角者也六四居艮之始以陰居陰居得其正而下有初九之剛爲已之應而初居乾之體是君有剛志而欲上行已以大正之道居其左右以畜止之然初九又有至剛之才至明之性而能服其義故六四得以正道而止畜之

猶无角之牛而又制之于牢牯言其易也元吉者言四旣以大正之道使其君邪欲不行故正道日舉而得其元大之吉也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者言臣旣能制君之邪欲君又樂從之而不行故上下相得交相喜悅也故齊景公從晏子之言而大悅孟子稱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言景公欲騁遊樂而晏子以正道止之是有愛君之心故君臣相悅而无過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義曰豮豕者豨豕而見豮者也牙牙牾也所以繫

物也六五居艮之體有大中之德柔順之質而應于九二九二居乾之體有其剛欲而又有六五爲大正之臣居輔左右故二亦有大中之才剛明之性能服道知義禮下于賢其剛欲不行而從于正道故六五畜止之易如豮豕之牙也夫豕者蹄躡躁動之物難于制畜者也今見豮而又繫之牙杖之上是其易制也吉者言君之邪欲旣不能行是吉之道也然六四言元吉而此但言吉者蓋初九邪欲萌而六四能制之夫居事之始至難者也而四能畜之是以獲元大之吉至于九二則是其邪欲已止而不行六五但安然以正道而輔之故但言其吉蓋其止之又易也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者言四元吉而有喜此但吉而言有慶者蓋六四是事之始其君之剛欲將萌而能畜之故但有喜而已蓋未知其久長之效也至此六五則是其邪欲已盡不行故其正道日舉而君至于无爲大典天下之治不惟有喜而至于有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義曰按小畜以巽體居乾之上故不能止畜于其始而上九止極有旣雨之象此大畜以艮體處乾

上故能止畜于始初曰有厲利已二曰輿說輶三
 曰良馬逐四曰童牛之牯五曰豮豕之牙至此上
 九其正道已成而有天衢之亨言其大正之道大
 行于天下如天之有衢路坦然可以通之且經文
 有何字推尋其義殊无所適蓋傳寫者因象辭有
 之故遂加之也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者何者
 設問之辭言上九何以得天之衢亨蓋以其正道
 之大行通達于天下也

頤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義曰按序卦云頤養也蓋既止畜于邪欲必正道
 以養之也故大畜然後受之以頤然得謂之頤者
 蓋二陽居其外四陰居于內陽為實陰為虛外實
 而內虛口頷之象頤養之義也貞吉者言所養得
 其正則獲吉也觀頤者言觀它人之所養能得正
 道則已法而效之若不得其正道則已革而去之
 自求口實者此觀已之所養也口實是養身之具
 故當常自求觀已之所養而從于正道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

之時大矣哉。此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又高天賦
義曰言人之所養惟在于正故上以仁義之道養
于下使生靈遂性予天下之人以安在下者必勤
身竭力以養其上故君能以仁義養于民則謂之
聖君臣能以忠信奉養其上則謂之賢臣民能厚
衣食以養其家則謂之良民士能克五常以養其
身則謂之君子是所養皆得其正則獲吉也觀願
觀其所養也者言觀人所養得其正則君子取以
爲法不得其正則禍害生故君子取以爲鑒也自
求口實觀其自養者言君子之人既能觀人之所

養又復觀己之所養若皆得其正則无不得其安
也天地養萬物者此以下又廣明願養之義言天
地以陰陽二氣流布于四時發而爲日月風霆散
而爲雨露霜雪使蠢動萬類皆遂其性而安其所
此天地所以能養于萬物者也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者言聖人法天地所養之道而願養天下之民
然四海之廣一人不可以獨治教化不可以遍及
擇天下之賢于衆人者爲公爲卿爲守爲宰班祿
以養之使其宣君之教化行君之仁政代君司牧
所以養天下之民也言聖人之有天下必先養賢

然後及民也頤之時大矣哉者言頤之時大將以
使上下內外大小所養皆得其正故先聖重嘆美
之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義曰上艮爲止下震爲動上止下動是頤頤之象
也君子觀此之象先慎其言語節其飲食以安養
其身也夫言語由口而出不慎則榮辱隨之飲食
從口而入不節則患害隨之故君子必當慎重其
言語而不妄發以養其德節止其飲食使皆得其
宜以養其身如是身所以安道德所以成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
貴也

義曰龜所以知人之吉凶猶人之明智也凡賢人
君子居于卑下或貧賤而不得其所養者必須韜
藏仁義卷懷道德俟其時需其命不躁求妄進然
後可以自得其所養也故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
待聘又孟子曰有天爵則人爵從之是君子有道
蘊于身而能俟時須命自然得其所養也今初九
有剛明之才足以自養其正然以居震動之初故
不能守已之道而躁求妄進舍已之明智而觀它

人之所養若它人之居崇高富貴而已乃朶動其
頤是凶之道也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者言君
子无祿而富无爵而貴以其道在已也今初九有
其道而不能自守以待其時有明智而不能自保
以俟其養為天下之人所賤故曰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
也

義曰夫自上而反下謂之顛夫為下者勤身竭力
以奉于上此其常道也今六二无正應而下近初
九之剛故因而反養于初自上而養于下故曰顛

頤且為下不能以道養于上而反養于初是拂違
其常道如履于丘墟不平之地而為養也故曰拂
經于丘頤居下不養于上而養于下則是拂違常
道以此而行凶之至矣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者夫居上養下在下養上此常道也今二反養于
下是所行失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
大悖也

義曰拂亦違也夫所養之道得其正則獲吉故象
所謂養正則吉也今六三以陰居陽是履不得其

位行不得其正正既失之是拂違所養之道也故以正道言之是以凶也十年勿用无攸利者十者數之極也夫以不正之道居于上則不能以仁義之道愛養于人居于下則不能以忠信之道奉養于君如此而行雖極十年之間亦不可用矣是以所行所爲皆无所利也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者言君子之人于所養之道皆得其正則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敢今六三不能脩養已之德而以不正爲養之道是其大違悖于所養之道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義曰六二居下不養于上而養于下故進則凶也今六四處于上體是居人上也以陰居陰履得其正下應于初九之陽是養于下者也既居上位而又能養下是得其吉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者言虎暴猛之物也其視眈眈然言威嚴之至也夫居上者以正而養于下則下无不得所養下既得所養若无所節制則必傷于寬裕而衆將放恣故用威嚴以濟之若恩威並立使民懷德而畏威

也逐逐相繼不絕之貌言居上之人既養于下則必隨其人之欲使之逐逐然而不絕此乃全其吉而无有咎害也象曰顛願之吉上施光也者言六四居于上位而能盡其道以養于下是其施澤之光大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義曰凡爲養之之道當守以正則可也今六五乃以陰柔之質居于陽之位是拂亂其願之義也經言經字之誤也豈有居至尊而乃拂亂其常道之

甚哉但以其少不得于正故唯失其養之道耳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者言六五失其正故至于拂違其願養之義今若能居守之以正道則可以得其吉也雖以居守其正道而得吉然本有失是未可以濟于險難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義曰此一爻以剛明之質居一卦之最上雖非至尊之位然下四陰不能自養故必皆由于已而後得其養也厲吉者上以剛明之才爲衆陰之主衆皆由已而後得其養若不濟之以威嚴則必有所

瀆也故當臨之以威厲則得其吉利涉大川者言上九既以仁義之道以養于下下由之而後得所安而已又能濟之威嚴則是恩威並立而天下之人皆樂歸之故雖有大險大難亦可以濟之也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者言上九居其上而下皆由之得其養爲衆之所服是大有福慶之事也

大過

巽下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義曰按序卦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蓋聖賢之人仁義道德素有以積習之而蘊畜其心

然後擴而充之天下以救天下之衰弊此所以次于頤然謂之大過者言聖賢之人有大才大德而過越于常分以正天下之衰弊故謂之大過也棟撓者言大過之時政教陵遲紀綱衰壞本末皆弱若大廈之將顛而梁棟不能支持故致傾撓利有攸往亨者聖賢之人有大才大智當此之時則過越常分而拯天下之衰弊以此而往則天下皆獲其利獲其利則得其亨通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義曰言聖賢之人有大才大德故能過行其事而拯天下之衰弊是大過之時唯大者之人乃能過分以成天下之大功也若才德賢智之偏則不可況无才德乎棟撓本末弱者此言二陰居其上下陰體柔弱是猶內外皆小人而朝廷紀綱敗壞若大廈將顛而梁棟已摧本末皆傾撓也剛過而中者此指九二而言也夫以陽居陽守常之道也今以陽而居陰是過越于常分也如聖賢之人有大剛明之才而超邁古今過行其事而又不失其中故能復正天下之弊扶救天下之衰若當此之時

有其才德而或不能過分行之則不能除天下之弊而立天下之功也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者下順上說言聖賢君子拯大過之時以順而說天下之心而行之故湯始征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是皆應天順人而行乃得天下之悅從故所往皆利而无不亨通也大過之時大矣哉者言君子挺不世之才駕非常之德必欲拯天下之衰弱出生民于水火者必得其時則可以行之也若有其德而无其時亦无能爲也故先聖重嘆美之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義曰夫澤本卑木本高今澤反居木之上是卑者踰于高下者踰于上大過之象也君子之人當是時而能越常分推仁義不忍之心獨立特行挺然而无所懼憚不顧險難不畏小人如此則可以救天下之衰弱立天下之事業也當是時苟不得已而不可爲當韜光遯跡養晦仁義以道自樂不與世俗混于衰弊之中而无所憂悶也然則聖賢之人所謂遯者非謂入于深林幽谷但不使名跡少露于人而反貽其害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義曰初六居卦之初爲事之始也夫爲事之始不可輕易必須恭慎然後可以免咎况居大過之時政教陵遲紀綱墮壞而聖賢之人有大才德欲往而拯之是其事至重功業至大尤不易于有爲必當過分而慎重然後可也若一失其措則禍不旋踵而至矣故繫辭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蓋凡物置之于地固得其安矣而又以潔白之茅藉之是慎重之至也如聖賢拯天下之大過苟于事

周易口義 卷五
始慎之如此則可以立天下之大功與天下之大
利又何咎之有耶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者初
六以陰居卦之初是以柔而在下蓋君子過行其
事而慎重之至此以柔潔之茅藉之于下斯免咎
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
妻過以相與也

義曰稊者楊之秀也此以陽居陰是君子之人越
其常分而過行其事者也夫大過之時聖賢君子
能過行其事以剛明之才勤健之德立天下之功

業使陵遲者得以興起之隳壞者得以振舉之故
如枯槁之楊復生秀美之稊衰老之夫而得少孀
之女復有生息之象也无不利者言聖賢之人過
其常分以行事使衰者復興亾者復存是所行无
不得其利也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者以老
夫而得女妻則有生息之漸以女妻而得老夫則
有老成之漸是皆過以相與者也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義曰大過之時君子有爲之際故若過其分而行
則可以立天下之功若但守常之人則未見其能

成天下之事業也九二能過分行之故所行皆利此九三有剛明之才德而乃以陽居陽則是守常之人不能過行其事如有才而不能施用有德而不能操致獨用匹夫之見而係上六之應使其政教愈敗綱紀愈頽若大廈之梁傾撓而不能扶持是凶之道也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者夫天之生聖賢將使拯天下之危難濟天下之生靈立其事業也今九三乃爲守常之人有才而不能用是不可以有輔于大過之君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義曰夫大過之時是本末衰弱之世唯聖賢出乎其類過行其事而拯濟之今九四以陽居陰是能過其位分以拯天下之弊亦如大廈將傾而得良匠扶持之使其梁棟隆起而得全安也蓋衰亂之世旣拯民出于塗炭然後獲其亨通而得吉也有它吝者九四之應在初六若聖賢之人欲興起天下之治必須至公至平用心不偏獨立特行挺然无所畏憚使天下无一物不獲其賜如此則可以與滯補弊扶衰拯弱而立功業于天下若一有它志而係于私應則亦鄙吝之道也象曰棟隆之吉

周易口義 卷五
不撓乎下也者言九四雖下有初六之應而已以剛明之才終不私累于己是不撓于下故獲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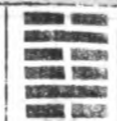
義曰聖賢之人居至尊之位有大中之道當衰弱之世必須過越以行事則可以拯救于時也今九五以剛陽處于至尊是居可致之位操可致之資是可以振綱紀于廢壞也今反不能過越其分而但固守已任是亦守常之人也以守常之人而拯天下之衰弊故如枯朽之楊生其葩華易落之物

不若九二生稊之茂實老婦得其士夫无所補助不能滋息不若老夫之得其女妻也然以陽居陽當至尊之位但得其无咎而已然不能過越以行事是以无休美之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者言五當大過之時自守已分若枯朽之楊生葩花易落之物其榮茂不可得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者言衰老之婦得其士夫无所補助又不能生息適足以鄙醜者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義曰以陰柔之質居上卦之極當本末衰弱之世

而已雖有仁義不忍之心憫生靈之塗炭悼紀綱之廢墜然而其體本柔弱則是才小德薄之人終不能濟天下之難猶如涉險之人其志雖欲終濟其力薄而微弱以至滅沒其首是凶之道也滅頂猶言涉難之深也无咎者言上六有是心而欲濟天下之衰弱然其才力寡薄不能終濟以至滅頂是不可以咎責之也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者志在拯難而雖至于滅頂故聖人于此憫之蓋此上六欲立天下之功業何可咎責之也

坎



坎下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義曰按序卦云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言君子之人所行必貴得其中不可大過大過則必有坎陷故坎次于大過也然此卦是伏羲所畫之卦在八純之數其七卦皆一字而名獨此加習字者何也蓋乾主于健坤主于順若是之類率皆一字可以盡其義而此卦上下皆險以是爲險難重疊之際君子之人當此重險之世欲行事于天下必當預積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阻若不能預習之則才小力薄致滅其身故聖人加習字者此也有

孚者孚由中之信也夫水之性決之則流防之則止此水之信也如君子之人知幾達理行于險難有至誠无不通者以至誠无不通若水流而坎險皆可以平之也維心亨者坎卦上下之中皆有剛明之德是水之性至明而无所不通如君子中有剛明之德曉察險阻之事而便習之所行不違于中思慮不逾其志如此則事无不獲其濟行有尚者夫水之性凡坎險之處无不流而至之故能平其險難而潤澤萬物爲時之所尚也若君子之人當險難之時力能扶持之蓋由以仁義之道才智之美上而朝廷有其德下而萬物被其澤亦如水之无不潤而爲時之所尊尚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義曰夫坎險也陷也此卦上下皆坎是重險之象也亦言聖賢之人欲致天下之事業惟坎險之事最難則必素習之然後可以拯濟其事也故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夫水

之流者盈于一坎而又之一坎无有盈滿而不流者若險峻之處則決然而往无所疑滯是其信也猶君子之人當險難之世奮然不顧其身竭力盡誠往而拯其難无有疑滯是猶水之流而不失其信也維心亨乃以剛中者此卦以陽居中是有剛明之德而行于險難之中故无有不通也行有尚往有功者言水之性流于下而潤澤萬物是有生育之功爲時之尚君子之人素能習其坎難之事是以往則有其成功也天險不可升者此以下廣明險之義言天之崇高極遠不可階梯而升其神

明之道不可測度故能保其崇高地險山川丘陵者言地有高山大川高丘峻陵以包藏萬物而不可踰越故物得其保全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言王公法天地之險而扼衝要之地據形勢之會以建其國高城深池外爲之固堅甲利兵內爲之戒嚴刑法以除姦飭教化以勵俗如此所以保國家之大而固其基業之久也險之時用大矣哉者言預能習坎險之事及是時用其道以濟之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原本遺註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義曰窞者坎中之坎也大凡居險難之世必有剛明之德而素習其事然後其道可行于天下今初六以陰柔居坎險之始而上又无其應援是其卑而不能自奮柔而不能自立位卑身弱又不能素習其坎險之事以至復入于深險之處涉其難愈凶之道也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者言初六之柔弱不能自立以之治一身則一身不治以之治一國則一國不治以之治天下則失治天下之道是其懦弱失道之甚愈往則凶愈深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義曰夫聖賢之人有剛明之才德又加之以大中之道乘時藉勢其道足行于天下也今九二雖有剛明之德而居二陰之間不遭其時不得其位其道不得行于天下在于坎難之中必有危險之事也求小得者夫君子有才懷德得時居位行其道于天下无所求而不得今九二雖有才德然不得其時與位而又未出于險中是以所求止小得而已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周易口義 卷五
義曰夫有剛明之才德而履于中正則庶可拯其
險難也今六三居不得中履復失正而又介重坎
之間若來居于位則未出于坎若往之于上則復
有其坎是其往來之間皆其坎險也險且枕者蓋
身在于坎而下乘九二之剛是既險而又且枕于
險也入于坎窞勿用者言六三以其不中不正身
在于險而又枕于險以此而往則愈入于難之深
也入于難深之人是終不可以有用也象曰終无
功也者言此六三欲用之以治險難則无有其成
功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貳剛柔際也

義曰言六四出于下卦而居上卦之始以陰居陰
是履得其正上又近九五之君九五又无應故盡
心而委任之上下相交君臣相接故上无猜忌之
心下无疑貳之志故其相待之物不假外飾雖以
一樽之酒貳簋之食又以瓦缶質素之器納其至
約于戶牖之間以此相待亦終无其悔咎也蓋至
誠相通心志相交故不假飾于外物蓋牖者所以
通幽而達明也象曰剛柔際也者謂君臣之道相

交際也。數用出象曰。剛柔相濟。出者。時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義曰。九五當坎之時。居至尊之位。有剛明之德。夫中之道。然而猶居上坎之中。未出險難。是坎險未盈者也。祇辭也。若坎險既平。則是出于險難。故曰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者言五在坎之中。流之未盈。滿喻君之道未盡。得其勢。未能大亨通也。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義曰。上六處兩坎之上。險惡之極者也。是險惡而不悛。如何處之。宜係之以徽纆之索。置之于叢棘之下。使之思其過。至于三年。天道小變之時。苟不改其惡。是終不能改。然後刑之。此凶之道也。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者。夫君子之人在平夷之地。能思其過。如顏氏不遠復。无祇悔。小人之情。則險惡教化不能導之。乃置之牢獄。三歲而使省其過。是其失道之人也。故周禮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此

之謂也不謂也而出國土者幾輒出三平不齒也
論文離上巽二平而含中巽二平而含不巽一平



離下離利貞亨畜牝牛吉離上

義曰按序卦云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
離蓋言險難之後必須附文明之人然後得其安
也離者麗也日也文明也人君之象也兩日相並
聖明相繼之義也利貞亨者言聖賢之君繼世以
有天下必皆以正道而為治然後天下獲其利而
得亨通矣故古之堯老而舜繼舜老而禹繼禹老
而啓繼是其聖賢之君皆以正道相繼而无不得

其亨通又若下之者麗于上上之者麗于下皆以
正道然後可盡得其亨通矣畜牝牛吉者牛即柔
順之物所以任重而致遠也牝者又柔之謂也則
是牛而又牝言至柔至順之故也蓋聖賢之人繼
世以治天下其所畜之臣必須有遠大之才堪任
國家之事有柔順之德不奪君之權使之上則盡
忠于國下則竭誠于民如此故能成天下之治相
繼不絕也若周之周公湯之伊尹漢之平勃是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義曰此言離者麗著之義也故因而廣明離之義日月所以常明晝夜不息幽隱之間无所不燭者蓋其上麗著于天故也百穀草木所以春生夏長秋成冬收小大高下无不遂其宜者蓋其下麗著于土故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言上下重離兩日之象是聖賢以柔順之道相繼而明而又附麗于正道而行使其教化流行德澤洋溢如是故能化成天下之俗也柔麗乎中正故亨謂二五也言上下皆以柔順之道而麗著于中正之位

是其君臣皆以柔順而居中正以成天下之治而獲其亨也然而聖賢之君其所畜之人有遠大之才有重厚之德使之竭誠盡節如此故能亨繼世以有天下爲萬世之福故曰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義曰上下二離是兩明也兩日重光臨照不絕之象也大人者言大才大德之人以其文明柔順之道相繼以有天下而臨照于四方幽隱无所不燭其光明相繼綿綿而不絕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周易日義 卷五
義曰錯然者敬之之貌也言此初九居離之初如日之初生未明照于天下若繼嗣之君于事之初則當常錯然警懼以進德脩業上副祖宗之託下慰生民之望所以得免其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者言居事之初不能脩省恭謹則未免其咎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義曰六二居下卦之中以陰居陰是既中且正如日之中朝廷明盛行政施令爲皇極之化故有元大之吉象曰得中道也者蓋黃者中也以其有中正文明之德此所以自然得其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義曰九三過離之中如日之昃其光有所虧也若人之年已衰耄必當求其代則可也在家則致家事于其子在朝則致朝事于其臣以安神養志也然後得其吉今三不能鼓缶而歌以養衰老則至于教化陵遲萬事隳壞是以有大耋之咨嗟凶之道也若堯之耄期倦于勤以舜代之舜之耄期倦于勤以禹代之故得教化大行致太平之久所以免大耋之嗟矣象曰何可久也者言日之既昃不

久而傾若人之年已衰老不能鼓缶自樂以安神
養志使教化陵遲是何可以長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无所容也
義曰九四已出于下卦而在上卦之初如日之已
沒而再出突然而明是猶以其非道遽然而進且
切近至尊大臣之位其身不正恃其權位乃欲炎
于上故至焚如然失其爲臣之道逼君之位如是
則死之亦宜故言死如若然人神所共棄天下之
所不容故曰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義曰六五爲離明之主然以柔弱之質居于至尊
下爲九四強臣之所逼至于出涕沱若而又憂戚
嗟傷言慎之至也以其憂懼如是之至然後得其
吉也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者雖爲強臣所逼然
居于至尊麗著于王公之位天下之所順又能憂
傷之至故獲其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義曰醜衆也上九亦如三過其中是政教已衰故

有四夷侵侮諸侯背叛之事王于是以兵征之征
 出者正也征于四夷所以正華夷之體征于諸侯所
 以正君臣之義誅其元惡弔民伐罪而已故折其
 首惡匪及其衆則有嘉美而无悔咎象曰王用出
 征以正邦也者言王之用以出征以正萬民之法
 君則君臣則臣邦國從而正矣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上經卷第五

